



一九七二年度

# 文艺创作比宙

特輯

馬大華文學會

我們應當造出大  
群新的戰士，因  
為現在人手實在  
太少了。——魯迅

## 目錄

### 小說組

- 兩條路 ..... 川原 (1)  
椰林深處 ..... 雨川 (22)

### 散文組

- 文藝界的鴉雀們 ..... 晁黥 (29)  
千年鉄樹要開花 ..... 洪流 (30)

### 詩歌組

- 手 ..... 韋斯民 (6)  
捏緊拳頭 ..... 鉄掃把 (14)  
老枯樹的話 ..... 洛克 (20)

### 戲劇組

- 可敬的親人 ..... 集體創作，石馬執筆 (7)  
一齊學下去 ..... 集體創作，亞成執筆 (15)  
全屋共住 ..... 集體創作，山民執筆 (31)

## 我們的話

特輯終於出版了！

整個文藝創作比賽，從徵稿到特輯出版，前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是嫌太長了一些！朋友們的關懷，給我們添增了焦急和不安：怕工作做得不好！

這本特輯艱難出版，標誌着由我會主辦的一九七二年度文藝創作比賽的完成！這個時候，新大中文學會在成功完成七一年度文藝創作比賽後，正積極展開七三年度的比賽工作。這項文化運動，能夠連續了三年，全時有繼續向前發展深入的大好形勢，說明了貫穿這項運動的宗旨——(一)鼓勵健康文藝。(二)繼承並發揚馬華文藝的優良傳統，反映時代的精神，反映現實社會的面貌。(三)提高文藝創作水準。——在現階段，是符合人民的普遍願望及要求。因此，今後的工作，是密切聯系實際情況，廣泛深入的去宣傳組織，使健康文藝和人民形成血肉不可分割的關係，在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過程中，扮演着積極帶動作用！

從來稿中，看到一副激發人心的圖景，即稿源乃來自社會各個角落：從工人，漁民，青年知識份子群等，充份顯示出我國有志的文藝工作者，不乏其數。態度認真，立場正確，並洋溢着濃郁的生活氣息，是大部份作品的特色，可見有志的文藝工作者，在激雷暴雨的時代里，都能自覺地，深刻地掌握了文藝必須直面生活的態度！這種勇于戰鬥的精神，是馬華文藝的優良傳統，它勢將有一天，四處爆出火花，熊熊燃燒起來！

有志的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

# 兩 = 條 = 路 川 原

「鳴……。」午餐的號聲響遍了港務局。

工友們暫時放下工作，離開不同的工作崗位，去吃午飯。此時，港務局路上一片人潮，有的步行，有的踏着腳車，有的正把「插車」（註）駛向車房，一片熱烘烘的。記得，當港務局實施新的稅收後，一些船務公司爲了省錢，多安排輪船在提岸外卸貨收貨，加上最近又適逢外國海員和碼頭工人罷工，靠岸的船隻驟然下降，碼頭上也冷清了一個時候。如今，工潮解決了，貨船一下湧到，碼頭像從冬眠狀態中甦醒過來，恢復了往日繁忙的氣氛。

大隻成坐在貨車的車廂裡，吃着買來的一大包叉燒飯，一邊吃一邊想着：真他媽的，一星期前大家蹣跚着腳過日子，沒有貨載，現在到處卻需要貨車，這些船簡直跟人們開玩笑，一來就全部來，貨多得載到你發神經！

「大隻成，幹嗎在這裡吃飯？」突然耳邊響起老鄭的問話，大隻成嚇了一跳。

「你明知故問，先到先載，今天希望多拼一趟，多跑些車工來應付期賬，路稅。」他講着，一邊把剩下的飯全塞進口裡，嘴吧脹鼓鼓的嚼着嚼着，接着是一大口的白開水，便把飯全吞進肚子裡。他拉下圍住頸上的面巾，擦了嘴吧，打了幾個飽嗝，拍拍肚子笑着說道：「四毛錢的飯的確多，老鄭，吃飽了沒有？」

「還沒有，我十點時吃了塊蛋糕，不大餓！」

「飯應該按時吃，不然會引起胃痛，我的一些駕泥車的朋友都有這個毛病。」

「一兩次決不會有事的，況且，要走到外面去，一大段路……。」

「好了，我知道你懶得跑路，來，我載你出去！」大隻成說着，一邊還拉着老鄭的手上車。

老鄭半開玩笑的說道：

「你不可惜遲來的車輛搶在前頭嗎？」

「上來，上來，別多說！」

「大隻成，別這樣硬拉，我叫人代我買飯了，是我騙你的……。」

大隻成放鬆了手，瞪着眼睛，佯裝生氣的喊道：

「去你的，我想躺下休息一會，卻來作鬼作怪！」

老鄭已摸透了大隻成的個性，笑咪咪地上車坐在他身旁，逗引他說話。老鄭是大隻成鄰居，是個長得結實，皮膚黝黑的青年，他本來是個建築工人，在一次工作中，一隻腿跌壞了。老鄭雖唸完華文小學，由於工餘時，他有進修英文，懂些英文字，因而由大隻成介紹到一家運輸公司當出貨書記。

「亞成，你在想什麼？」老鄭看大隻成沉思着，關心的問。

「我在想方法湊錢還期賬，真頭痛，這個月底路稅又滿期了。錢又難收，真是沒辦法！」

「你買進這架貨車時，我已經說過你做事太急躁，沒有好好想過。憑你一雙勤勞的手及一點本錢，想作車老板，沒這樣容易。做事千萬不要想到就做，急躁容易出事，像我這條腿，假如當時我沒有輕率地認爲那條木板是堅固的，也不會因木板折斷從三樓跌下，今天也不會……。」

「別說了，他們大概買飯來了。」

大隻成拍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去吃飯。老鄭抬起頭，視線從他的腿移到大隻成寬闊的臉龐上，微笑地說：

「放心吧，我不會難過。我還是認爲作什麼事之前，要好好想過才比較穩當。我吃飯去了，開工時，你把車駛進貨倉角頭的那個門。」

寬敞的貨倉裡，工友們辛勤地將一紙箱一紙箱的電器物品往大隻成的貨車上推疊。大隻成也在車上幫手。老鄭在一旁計算和核對貨物的標記。眼看車就滿載了，老鄭打趣地說：

「亞成，別的司機大都在一旁看着上貨，只有你例外，叫你車的老板有補貼些錢給你嗎？」

「沒有這回事，我操勞慣了，況且多一個人幫手，上貨也較快。」大隻成挺一挺碩大的身軀，從頸上拉下一條面巾，抹着滿身汗水，洪亮的聲音帶着幾分自豪：「以前做人家的工，一天要釣好幾百粒的樹膠，每粒樹膠重兩三百磅，我連哼一下，說一聲苦也沒有，何況這些幾十斤重的紙箱。」

「你做人隨便，工友們都喜歡和你在一起工作，你瞧，他們買冰水來請你喝了。」老鄭一時興起，說着也要來幫起貨。大隻成一下阻止他，有點埋怨地說：

「我的出貨單準備好了沒有，別慢吞吞的，看是否能多拼一車。」

「亞成，別拼壞了身體，」老鄭微笑的說。「已經沒有貨載了，其他的還在貨箱裡沒有取出，我看要等到明天。」

「真是多此一舉，爲什麼這些貨要裝在貨箱裡呢？」一個工友問道。

「這就是箱運的特點，以後這種貨箱由貨船直接

下卸在拖曳車上，運送到貨主處開箱取貨，既快捷又省錢，所以，我說過不止一次，等箱運普遍化時，你們這些小型囉哩都賺不到吃！」

老鄭停了筆，對大家解釋着。平時他愛閱讀書報，對箱運這門知識有一定認識。他擔憂着，今後這些破舊的貨車要往那裡掙吃去呢？近來，新的運輸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他們有龐大資本購置新車，建造貨倉，能夠提供全面的服務。因此，這些「大魚」的出現，預告着大隻成他們這些「魚仔」儘速滅亡。

說話間，一輛簇新巨型的貨箱拖曳車在貨倉旁停下，它制止時排器管所發出的聲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老鄭看了一下，接着說：

「你們瞧，單就這輛車頭值上多少錢？」

「聽說要五六萬！」大隻成搶上答道。

「好，加上拖曳部份，一輛車可值上七八萬，大隻成啊，這些錢可以給你買整十輛舊車了……。」

老鄭還滔滔不絕的說着，大隻成倒煩悶起來，有點不好聲氣地說：

「出貨單寫好了沒有，嚕嘛這些有什麼用，嗨！時到時當，無米才喝蕃薯湯！」

大隻成陷入沉思，他，利用了幾十年血汗儲蓄和一份銀會，付了頭期錢，才勉強買進一部舊貨車。此後，他必須付清一年又八個月的期賬，那輛車才正式歸他所有。才作了三個月車主，他發覺情形比想像的糟得多，期賬，路稅，保險，三萬，這些像一塊塊大石頭，壓得他直不起身子。多兩個月，他的這部車要澈底修理好，以便給車輛註冊局檢驗時，能夠合格，修理也需要一筆錢。什麼都需要錢；可是，他替人載貨的車工卻給壓住了，總不能載完貨就馬上向人家要錢。種種問題困擾着他，晚上也不能安心入眠。現在，又來了什麼箱運，這雖是較遠的問題，可是，當他望着那剛建好的箱運碼頭和箱運吊秤時，心裡不禁一陣隱憂，這些都能直接影響他今後生計的東西啊！

「他的思潮被工友的哄笑聲打斷了。一個工友跑到他身旁，問道：

「大隻成，我們都猜你超過一百八十磅，你能告訴我們幾磅嗎？」

經這一鬧，大隻成恢復了笑容。他突然把那個工友抱得兩腳離地，嘻哈地笑着說：

「我嘛，十年前磅過，一百五十磅，這十年來不知吃過多少米，你們算算看有多重！」

大隻成也和他們說笑，心上的石頭似乎沒了。一個念頭在腦海裡一閃！哼，憑我一身力氣，會餓死不成。

## （二）

大隻成今天把貨車停在家裡，搭巴士車到處湊錢。他跑了好幾間叫過他的車的運輸公司，幾乎都碰壁。老板們不是說手頭緊，就是以車工未算妥作爲推搪的理由；一些同情大隻成困境的，只付給小數目的錢

。因此，從早上到中午，才收到區區的三百多元。

他坐在候車棚的石椅上，準備搭車去另一家運輸公司。此時，他腦海裡翻轉着期賬，路稅，看車等問題……，周圍的車聲，汽笛聲，以及一輛輛開來停了又走的巴士，來來往往的行人，也沒有打斷他的沉思。思維，像一架空車，飛快奔跑着：從最近這星期來沒有貨載，到今天早上臨出門時，小強又提起買腳車的事。

.....  
.....

小強，是大隻成的大兒子，今年唸六年級。由於往返學校，要步行一段相當遠的路，他總希望有輛腳車代步。大隻成也答應買一架給他，滿以爲自己作了車老板後，收入會好一點，但事與願違，他的手頭卻越來越緊。當他在廳裡想方法湊錢時，小強問道：

「爸，腳車幾時買給我？」

「買什麼腳車！」陷在苦惱中的大隻成，一聽到要用錢，一時煩燥地吆喝一聲。小強嚇得臉青，爸爸很少發脾氣的啊！他倔強地咬着嘴唇，不讓淚珠溢出來。大隻成看在眼裡，知道自己傷了孩子的自尊心。自己心情不爽，卻抓孩子來出氣，這是講不過去的啊！他站起來，忍着激動的情緒，摸着小強的頭，低聲的說：

「爸一定想辦法的！」

「爸，沒有錢就不要買，我走路就是！」小強似乎知道爸爸的困難，他諒解了深愛着他的爸爸，兩行淚珠已經掛在腮邊。

大隻成沒有答話，走出屋外，看看停在井邊的車，輕嘆了一口氣。在人生奮鬥的過程中，怎樣的苦他都受過，可沒氣餒嘆氣，今天，他成爲一輛舊貨車的車主，似乎增加了不少煩惱？他想，假如飼料不一直漲價，養家畜能夠渡活，今天他也不會轉行當上司機。假如自己沒有想要多賺一點錢，也不會貿然買車，落得今天進退兩難，一輛腳車也買不起。

他在井邊汲水洗車。車賦閒了七天，他也洗刷了七天的車；在本來乾淨的輪胎上，他不停地刷着，思潮也沒停止活動。

「亞成，今天發生什麼事，抓孩子出氣！」小強媽餵好僅有的兩隻母豬，來到井邊洗手腳。她把捲着的褲管放下，轉過頭望了大隻成一眼，一邊汲水，一邊低聲緩慢的說道。「我不知講過多少次了，自己有輛車煩惱就越多，你想，每個月就得擠出三四百元來付車的期賬，加上那殺人的『三萬』，路稅，保險，這不會比當一個司機好過啊！說起來，你就是估厘命，安份點不是好嗎？」

亞成對小強媽從不多說話，他可以讓她叨叢大半天，才以緊閉的嘴裡迸出一兩句簡單的話。他敬愛小強媽，一個曾經和他渡過一個個難關，吃過不知幾許苦頭而沒有發出半句怨言的勤勞刻苦婦女。

大隻成還是一聲不響地擦着輪胎。

小強這時接過水桶幫母親汲水。小強媽慈愛地看了小強一眼，把目光投在貨車上，說道：

「三餐有得吃，孩子們有書讀，長大後好好做人，還有什麼企求呢？再說，我們都窮慣了，手動口動，別想當什麼老板讓人家賺給你吃！」

大隻成還是靜得出奇，小強瞪着媽，眼光似乎在懇求他母親別說下去。

「你這樣喊阿強，他今晚一定睡不着。小強去學校要走兩哩路，回來時，照顧弟妹，幫我養豬，這樣的孩子還不乖？今年底小學會考，學校補課緊，來回學校次數多了，若有輛腳車代步，也省時省力啊！」

「先不談買腳車吧，雜貨店的老板要結算上月份的賬，現在日用品越來越貴，錢就是一天天小……還有，死會也到期了！」

大隻成站起來，抹去額上的汗珠，說道：

「腳車，我會買的！錢我去想辦法……」

……………

……………

「腳車，是應該買的！」大隻成自語道。他在候車棚坐了半點鐘，此時肚裡一陣咕嚕響，才如夢初醒地站了起來，午飯還沒吃呢！

他來到大金公司設備簡陋的辦公室。

三百多元的期賬有了頭緒。九百多元的路稅則只有寄望於大金公司的老板木叔替他解圍。

五十多歲的木叔帶了一副老花眼鏡，臉上永遠掛着微笑。此時，他倒了一杯咖啡給大隻成，說道：

「看你的汗水都把衣襟透了，喝杯冷咖啡，解解渴，這是早上泡的，別見怪！」

木叔一邊說着，一邊戀戀不捨地把眼光投在報紙上的武俠小說版裡。木叔在運輸界裡混了二十多年，憑着他在生意場上「招牌好」的關係，也承接了一些「土庫貨」來載。他擁有四輛油屎的超齡老爺貨車，有的貨來多了，他沒法載，便叫其他一些散車來幫忙。大隻成就是其中一個。木叔的處境也不好過，他同情大隻成目前的難關，雖想幫他一把，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亞成，這樣吧，我開張三百塊支票給你，日期放在這個月底，你再找人兌換一下！」木叔拉開抽屜，在一大堆用過的支票簿裡找着。一邊說道：

「支票簿子那裡去了？」

「喏！在報紙底下，你剛拿了出來又忘記了。木叔，就開多兩百塊吧，湊成五百，幫個大忙，不然我真的要跳樓了！」

「嗨，老哥，我已盡了最大的力量。瞧你才做「老板」，就那麼不中用，一點事就嚷着跳樓。我木叔在運輸行業滾了二十多年，還不是拼着一條老命捱到今天。老哥，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見招拆招」嘛」

，說着，木叔還比了一下姿勢。

大隻成也被逗得笑起來，但只是一剎那，他心中那陣陰影又擴大起來，說道：

「現在靠賺吃的日子不好過啊！」

「就是嘛，現在行情壞，一些人有了點本錢，購置一兩輛舊車，掛着招牌，也和人家搶生意了。大運輸公司他們競爭不起，倒是我們這些小車主，互相削價搶生意而吃虧。再說加上車載過重要抄牌，噴黑煙要抄牌，我頂了二十幾年，眼看要頂不下去了！」

一聽到車載過重而被抄牌的事，大隻成激動得打一下桌子說：

「這個月就中了三張『三萬』。今早才付了其中一張六十元罰款。這些錢還是好心的雜貨店老板借給我的！」

「你一個月中了兩三張有什麼出奇。」木叔說着，在抽屜裡拿出一疊看起來至少有十多張的『三萬』，在大隻成面前揚一揚說：

「這些『請帖』才真的要我的命！假如載貨不超重，他們卻要記你噴黑煙，油屎車，有何法子避免噴黑煙呢？」

大家一下沈默了，各自心頭像被一塊石頭壓住。大隻成看一看手中的支票，深深吸了一口氣，路稅湊不足，小強的腳車更談不上了。臨走時，他猛然想起一件事，問道：

「木叔，最近的貨突然間少來了，『空頭』給別人割去了嗎？」

「也可以這麼說，最近來的貨都裝在貨箱裡，由船務局供應大型車輛派送到貨主處，那兒還輪到我們載，看這情形，以後喝粥水過日子的機會多着呢？」

大隻成聽着，心裡悶悶的，站起身就往外走，連告辭的禮貌也忘記了。在買車前，他有迷人的打算：認為靠着一雙勤勞的手，能吃苦耐勞，駕自己的車，一月若能跑上一千元的車工，扣去期賬等一切費用，還有三四百元賺，兩年後，車又屬於自己的。但萬萬想不到，當自己擠進這運輸隊伍裡，才感到人單力薄，像一條小魚在洶湧的大海裡，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任由大魚的併吞和捕殺。

### （三）

是個晴朗的早晨。

碼頭旁停泊着貨輪，工友們正繁忙緊張的幹着卸貨的工作。揀車在碼頭上來往穿梭，一木架一木架的貨物被牠們從碼頭揀進貨倉，整整齊齊的堆疊起來。貨輪上吊秤在轟隆轟隆的唱着歌，一捆捆的貨品從艙底吊了起來，在空中搖晃了幾下，便卸落在碼頭上。

大隻成站在艙口旁，探着頭往裡看，希望要載的貨能早點起卸。隔壁艙正起卸着貨箱，工友們爬到八尺高的貨箱上，在四角套上鐵鉤。『喊鉤』的工友比着手勢，吊秤手全神貫注操縱着，貨箱慢慢的被吊離艙底。大隻成有所感觸的踱到船邊，從高往下看着在

碼頭上等待裝載的巨型拖曳車，一股莫名的煩惱湧上心頭。突然，他肩膀被人拍了一下，他轉過頭，原來是老鄭，說道：

「貨幾點才能拿到，去和他們商量一下，先起我們的貨怎樣？」

老鄭聽了笑笑地把一份報紙在大隻成的肚皮上輕打了幾下，說：

「你急什麼，別人的貨疊放在上面，等起完了才輪到我們的。走，去艙房裡坐坐，這船的水手倒非常客氣，還泡茶請我們呢！」

大隻成雖然急着載貨，可就是沒法子，要等！他覺得有點口渴，勉強跟着老鄭走，想到艙房裡去喝杯茶。此時起貨的兩個工友出力地拉着吊秤杆繩子，想把吊秤杆擺向岸邊，大隻成看見了，毫不猶豫的過去幫他們一把。

來到一間悶熱的房間裡，圓形的窗沒有一絲風吹起來。房裡還有許多人，他們忍着悶熱，靜靜地閱讀書報。這時，老鄭指着一壺茶，示意大隻成自己來。大隻成一邊喝茶，一邊有味地讀着貼在牆壁上的語錄，圖片。這時，老鄭喊了一聲亞成，他也懶得轉一下頭。老鄭只好走了過來：

「亞成，你一向是樂天安命的，為什麼最近老黑着臉，是不是爲了車的事？」

「唉！有車就做車的奴才，還有什麼別的事？路稅已經滿期一個月了還沒法交！」

「這也不是什麼大事情。在這個社會裡，處境比你苦的人不知多少。亞成啊！我看你別老爲自己打算。這個社會做人手段不辣，心肝不黑作不了老板！我建議你把車賣掉，做一個踏踏實實的司機吧！」

「賣車，這怎麼行！這不白白損失幾千元。我一路來的苦心都完了？我不是想作蹺起腳的車主，只是希望生活能夠好一點！」

「亞成，咱們算是相識很久的朋友。我也不怕難爲情的告訴你，雖然我名爲書記，作這份工作，一個月也只能掙上二百元左右，就要負擔家裡父母弟妹整十口的生活。節衣縮食地擠在一個小房間裡，就這樣不知渡過多少年了，算是有苦自己知。我可不搖頭嘆息，也不希望當老板發大財來改變自己的困境，我只希望，追求的是一個好的社會，一個人人都感到愉快的工作環境！」

老鄭激動的說着，臉上泛起一陣紅暈，平時那慢條斯理的樣子不見了。他拉着大隻成，來到桌邊，攤開一本畫報，說：

「你看，他們工人的生活多幸福愉快。他們是萬

衆一心爲國家辛勤工作，愉快地生活，可沒有期賬，路稅，三萬什麼的煩惱！」

大隻成接過畫報，眼光貪婪地瞪在圖片及說明上，有點懷疑地問道：

「是真的？我們也能這樣嗎？」

「能的，只要少想自己，多關心大家利益，踏踏實實地爲大眾工作，假如每個工人都這樣，一個新的工作環境，必定會到來！」

「能的，能的！」像一聲響雷，第一次在大隻成腦海響着，響着。他有點慚愧，一路來，他何嘗想到大家的得失，只一味地想自己的生活過得好，如今，他朝着個人發達的道路闖，直闖得頭破鼻扁，才感到個人的力量是那麼單薄。

耳裡又傳來老鄭的聲音：

「你看，外國的一些工友，爲他們的利益大團結，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他們走的是一條康莊大道！」

大隻成低下頭，他似乎覺得自己孤立無援，滑向一條崎嶇險峻的小路，隨時都有滅亡的危險。

貨起卸了，是一粒粒的鐵錒，每粒重四噸。一列貨車在船邊排起隊，等着貨從船上直接起卸到他們的貨車上。

「亞成，你要載幾粒，若怕載超重就載一粒好了！」老鄭關心的問。

「每噸的車工才兩塊半，只載一粒，喝水都不夠！嗨，叫車的老板，他們每噸就能不勞而獲地從中賺上幾塊錢……。」大隻成在喃喃自語，他想起路稅，小強的腳車，最後決定冒一次險，載三粒！

經警察查核後出了關口，來到大路。車負荷着十二噸重的鐵錒，大隻成踏着油，車只能沈重緩緩走着，這一帶，對載貨超重的司機可說是鬼門關。大隻成好緊張。他想，路稅死了，這一抓就會連中兩張「三萬」，可能罰上整百元。

他熟練地繞過交通圈，雙眼機警地前後左右探索着，探索着騎電單車穿白色制服的人。他駛進一條小路，是一個斜坡，踩一下油，換上一號牙欄，希望快快駛離這個鬼門關。就在這時，前面一團白色撲向他這邊來，他感覺不妙，車很快地向左邊小巷駛了進去。定一定神，他倒抽了一口氣，以爲這回可跑過關了！就在此時，一陣電單車聲響從聲旁掠過，在貨車前停了下來。穿白色制服的人威武地走到大隻成身旁，冷冷地說：

「你還想躲，「禮申」拿來，把車去過磅！」

「先生……。」大隻成一下說不出話來。他感覺發昏。腦海裡幾乎一片空白，他想不出什麼，說不出什麼，路稅，「三萬」，腳車，像是僅有的幾個東西在他腦中打轉。

良久，良久。一聲吆喝使他回到現實來。此時，他才發覺滿臉汗，他反而鎮定地從頸項上拉下一條毛巾，擦着汗。

「禮申」，「你聽到了沒有？」

「又不是殺人放火，你喊什麼！」大隻成從車上跳下來，壯碩的身軀喘着氣，洪亮的聲音嚇得那人退後了兩步。他從衣袋裡拿出執照，看也不看，就毫不遲疑地遞了過去。此時，他心裡有一團火在燃燒，憤怒地緊握着拳頭。他想：辛苦所拼出來的活路，就要被這些人摧毀，自己就要被這些人活活的推下懸崖而死，他激動得要舉起鐵拳；可是，他想起老鄭的話：個人的力量單薄啊！他惟有按耐住怒火，鬆開了拳頭。但心裡却這麼決定：這條路怎樣也得走下去，退縮不得，否則什麼都完了。……

大隻成甫進家門，小強就拿了一封信給他。他拆開一看，白紙上印着橫行的文字，貨車的車牌號碼也在上面。他飯也沒吃，一口氣跑去找老鄭。

爬上一段陰暗的樓梯，來到一層隔着好多房間的舊式樓房，他走入其中一間，裡面有幾個年青人，老鄭正和他們聊着。

「亞成，為什麼這樣慌張！」

老鄭一見到他突然來訪，站起身，有點驚奇地問。大隻成看了幾個年青人一眼，詢問的眼光落在老鄭的臉上；老鄭明白他的意思：

「這幾個朋友，是我以前做建築時的同學，我母親病了，他們好心來探訪！」

工友們向大隻成露出友善的微笑。他點了一下頭，迫不及待的將信遞給老鄭。

「這是什麼鬼信，又不是『三萬』……」

老鄭讀後，臉上的笑容收斂了，他沉重地凝視了大隻成一下，又把信重讀了一遍，然後說：

「你的貨車由於超齡要被割死了，期限還有六個月……亞成，你別難過！」

「什麼？這輛車雖舊了一點，可是機件完好，載

十多噸貨還能輕鬆的上坡，他們卻要割死！這是什麼道理……什麼道理！」

大隻成似乎被這封通知書擾亂了理智，他喃喃自語：「現在什麼希望都完了。這輛幾千塊錢的貨車轉眼變成廢鐵；小強的腳車別想買了，死會，修理車廠的欠賬，這一大筆債如何是好！」

牀上傳來老鄭母親劇烈的咳嗽聲，大隻成似乎清醒過來了，他用手在額上輕敲了幾下，深深吸了一口氣說：

「老鄭，這回我真的什麼都完了！」

幾個工友知道了原因，都紛紛安慰大隻成，其中一個說：

「老哥，看開點吧，有一雙手，總不會餓死。再說，要生活得好，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

大隻成靠在桌邊，額上直冒汗。他說不出一句話，心裡翻騰着種種問題。他現在開始懊悔；自己跑的是個人發達的路，滿以為憑自己的力氣和苦幹，一定能拼出一個天下來……他忽略了這個不合理的社會。殘酷的現實把他的美夢擊得粉碎。

此時，工友們正在向老鄭的母親告辭。老人家再三向他們道謝，其中一個工友回答說：

「伯母，該謝的應該是你兒子。上次我父親病重入院，亞鄭帶頭籌款幫我們渡過難關……我從他身上學會應該怎樣關心，幫助別人。尤其是我們工人兄弟，更應該互相照顧……」

這一番話，使大隻成若有所悟地低下了頭，他也忙過去向老人家問好。

老鄭拍拍大隻成的肩膀，微笑着說：

「你欠人的錢，我們替你設法！人多心齊，天大的困難也不必怕！」

大隻成瞪住老鄭，雙眼炯炯發光，憂悵的臉也現出笑容，毫氣十足的說：

「別為我操心，錢我會設法還！今後，我再也不會盲幹，再也不只為自己打算，跑上那條死路了！」

註：一種能搬運兼起重的機械。

\*\*\*\*\*



## 集體創作 韋斯民執筆

有一個問題  
多少年來不讓人提起——  
那一粒粒的米飯  
那一件件的衣裳  
那一座座的樓房  
這一切的一切是從那裡來？

難道白米是來自米商  
難道衣裳是來自百貨市場  
難道樓房是從地下冒出來  
難道這一切都是從天上掉下來？

是誰啊  
創造了這一切的一切  
是誰啊  
叫荒野變成良田  
叫瀑布產生動力  
叫馬路連綿萬里  
叫運河溝通東西  
叫軌道攀過高山  
叫鐵橋飛越江河  
是誰的力量這般神奇啊？！

是手  
是手  
是手啊！  
是一雙雙靈巧的手  
是一雙雙勞動的手

手改變了世界的模樣  
手創造了一切文明  
手  
手  
偉大的手！  
可是——

手還在黑暗中摸着傷口  
還在痛苦中抹着眼淚  
還在寒冷中不停地顫抖  
手有着不平凡的遭遇  
在霧氣迷濛中  
手抖索地推着膠刀  
在浪濤翻滾的大海中  
手撒下了魚網  
在鬧烘烘的機器房裡  
手來回穿梭  
在頂天的高樓上  
手拗着鐵枝釘着模板  
手勞累了一年又一年

手握著彎刀割下稻稈  
手拿著電鋸采伐木材  
手揮著斧頭砍樹開芭  
手掄起鐵錘敲打著花崗岩  
手挨過了一年又一年

在漫漫的長夜裡  
割膠的手接過三兩塊錢  
拉網的手提著一包魚頭  
建屋的手補著破洞的屋頂  
割稻的手抱著空空的米缸

在漫漫的長夜裡  
勞動的手在掙扎  
勞動的手在緊握  
可是紅潤的手却握著香檳酒  
可是痴肥的手却摟著美女  
可是松軟的手却摸著波斯貓

紅潤的手  
握著幾十條漁船的鎖匙  
而他不要的魚頭還得用錢買

痴肥的手  
持著千百畝膠林的地契  
而他的手還向四處伸展  
松軟的手  
簽署了一部又一部新機器  
就是不肯換一架抽氣機

當勞動的手受傷血噴如泉  
松軟的手  
却把鑽石套在姨太太的指頭上  
當勞動的手摸著病危的孩子  
痴肥的手  
已經抱著傷風的狗到獸醫站  
當半夜裡勞動的手還在趕工  
紅潤的手却在賭館裡轉著輪盤  
當星期天勞動的手還在流汗  
痴肥的手却蓋著被單

為什麼同樣是手  
却有著不同的遭遇  
難道勞動的手  
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勞動的手能叫江河改道  
勞動的手能叫高山低頭  
勞動的手能叫稻田金浪翻滾  
勞動的手能叫高樓遍地起  
為什麼勞動的手  
不能在黑夜裡點起亮光  
不能奏起幸福的樂章？

不！  
手能夠！  
手能改變世界  
手能創造一切  
手就一定能在長夜裡擂起戰鼓  
手就一定奏起幸福的樂章

能夠  
能夠  
一千個能夠  
一萬個能夠  
只要千萬只手拉在一起  
只要千萬只手把手指合攏  
只要千萬只手一起揮動  
長夜裡一定能大放光明  
寂靜中一定能奏起戰歌  
那時啊——  
大地一定會震動  
大地一定會震動！



# 可敬的親人

集體創作  
石馬執筆

## 第一場

(那是一個繁忙的碼頭，辛勤的搬運工人荷負着沉重的貨物穩步地在上下搖晃的跳板上來來往往，有的將貨物裝上船，有的從船上卸到囉哩上，引擎聲，汽笛聲，卸貨聲，叫喊聲交織成一片，儘管工作是那麼忙碌而緊張，儘管烈日當頭，可敬的搬運工人黝黑的臉已經被晒得在冒熱氣，汗水連綿而下，他們還是腳不停，手不停地搬呀搬呀，動作顯得那麼輕巧沉着，不慌不忙……天氣漸漸轉暗，風兒捲來了烏雲，雨點開始洒下，工友們爲了搬完貨物，也顧不了這許多繼續地幹下去，一會兒，一個少女，一手挽着腳車，一手提着一串飯包進場)

女(何建秀)：叔伯們！吃飯囉！遲了！

(工友們紛紛放下工作)

忠叔：哈，這麼乖，禮拜天休息不去玩，還來替我們大忙一頓，喂，亞炳，這種女兒應該要生多幾個！來，吃囉，吃囉！(對秀)你自己呢？

秀：你們吃吧，我已經在那邊吃了。

忠：這麼大包，多少錢？

秀：四毛。

忠：A，你沒有叫人家虧本賣吧！

甲：你知道爲什麼這麼便宜，她去買飯每次都去做雜務！

忠：什麼？

甲：她呀！去買飯，還替人家抹桌椅，洗碗碟，她今天還算快，上個星期她就買到差點忘記回來！(又是一陣笑聲)

秀：怎麼，上個星期餓破了肚子，到今天還記住。

甲：不！赦你無罪，今天有這麼大包吃，算你將功贖罪！

忠：你這死鬼頭，人家放着自己的事不管，怕你們辛苦，買飯給你吃，你還說風涼話，亞秀，下回不要買給他吃！

甲：(望到一邊)他媽的，看什麼屁，吃飯也好看，吃飯也不可以嗎？老子偏吃慢一點！

秀：那傢伙，那天同你們一起到我們廠裡出貨，不知靠什麼勢；跑來(包裝部)跟我們作威作福！要

我們快快做！不管他，慢慢吃，不吃怎麼做！……

父(何亞炳)：(用手按住秀的肩旁，示意不要講下去)算了，算了，他看就看吧！

忠：這些人也真是的！拼死做就要，人家一頓東西給四元，他上頭才給我們三元，這樣走來走去，不必做工，也要分我們兩份，不然又是什麼分一份，再一塊錢扣五分。

甲：真的，多講不要做，難道我們怕餓死？以前一担樹膠四毛，現在才二毛半，還要東扣西扣！媽的！

秀：你們沒跟他們談嗎？

甲：那裡沒有，你問忠叔和你爸爸，看他們去了多少次！有什麼用！那些人的錢寧可拿去丟掉也不會加給我們，不替他趕做，看他怎麼樣？

(父這時吃完了，轉身要回去工作)

忠：亞炳，人不是鐵打的，這樣拼會死的，休息一下吧！反正今晚要趕夜，做完這些東西，頂多做遲一點，休息一下吧！

炳：(退回來，蹲下拿煙出來抽)

忠：喂，老弟，怎麼，看你最近不大對，到底爲了什麼？

炳：(搖頭)

忠：嘿！你這個人，我們又不是昨天才認識，我扛貨，你給我撐鉤，補中，你扛貨，我給你撐鉤，補中，有什麼事你可以跟我講的！

炳：算了，開工吧！拼一點趕完他算了，反正這幾天就要再找他們談了！現在什麼都起價，我想他們會接受的！算起來，一噸才多討兩角錢。

忠：是啦！這個遲早要談個清楚，不過，我看你好像很辛苦，休息幾天吧！反正那些錢扣了那些傢伙的，剩的都是咱弟兄的，你的一份，我們不會少掉的！

炳：沒什麼，沒什麼。(說完就走)這時秀和幾個年輕工友談完話走過來)(其他工友開始回去扛貨)

忠：跳板滑，小心呀！

忠：(向阿秀招手)阿秀，你爸爸幹嘛，近來總是憂頭苦臉。

秀：最近，每晚一到三更半夜就咳得很利害，像是老病發作，我有弄藥給他吃！還是這樣！

忠：他早上出來還吃那個東西嗎？在這裡就沒見他吃！

秀：比較少一點，他自己說要戒！  
忠：咳！久癮了！爲了搬貨有什麼辦法，可是那一脚一踏下去，像是踩進爛泥沼，就不那麼容易拔起來。  
秀：我整天不在家，也不知道他在煩惱些什麼？  
忠：他最近好像很怕沒工做？  
秀：不知道會不會是爲了我弟弟亞毅進大學的事，前幾天早上，我在洗衣時，聽見他問起亞毅，過後就聽見他在嘆氣。  
忠：這麼多年他把孩子扶養大，也給他唸完了中學，算是盡人事了，我們現在有貨做，一個月才三百來塊，碰到沒東西搬，連坐半個月，一個月還不到一百塊他那裡有可能再供建毅進大學？  
秀：亞毅好像有提起要半工讀。  
忠：有機會勸勸他去找份粗工來幹吧！這樣，會叫他比較能了解這些粗人的心裡真是想的是什麼，希望他將來能給大家出口氣！  
秀：我會找機會跟他好好地談一談！我自己很不對，忙這忙那，對他確是照顧不夠（搖頭）  
忠：你也是忙大家的事，又不是去玩。我得做工去了，你回去問他，看看到底是爲了什麼（掏出一包東西）這幾塊錢你拿去給他弄點什麼滋補的吃吧！看他的精神很不好（轉身就走）別說誰給的！  
秀：忠叔，你的情形，這……  
（秀呆立着，望着工友們）

## 第二場

（在建秀的家，清晨時分，房內還很昏暗，只能從窗口望見天空發白的一角，依稀可以看見建秀手挽着洗好的衣服從外邊進來，走到牀邊替爸爸和建毅蓋好被，又從手提袋裡摸出一罐藥看了看，放在桌上，轉身從房角抓了兩根竹竿又出去，跟着鬧鐘響，建毅摸着爬起來，似乎很累又躺下去，一會兒，又坐起來，兩手托着下巴，好像在沉思些什麼，突又站起，從抽屜裡摸出了一疊紙，扭開檯燈，拿起筆算起來）  
毅：學費半年兩百五，按櫃金五十，還有書費，儀器，伙食，一年就要……（見姐姐進來趕快把那疊紙藏在一本書下面）每月大約一百五，可是，一開學就要先交這一大筆……  
秀：（把剛泡了的茶和切好的麵包放在桌上）工作有着落了嗎？  
毅：（搖搖頭）粗的我幹不來，細的又很難！  
秀：粗重的，可以試試嘛，慣了就好！  
毅：也不容易找到合適的。  
秀：只要你想做，我們可以給你想辦法！  
毅：我已經託同學幫我找孩子教補習了。  
（父咳）  
秀：爸爸最近的身體又糟了！這份工——唉！你要是

喜歡教孩子，上回你因爲忙着會考放下而沒去教的孩子，不是可以再交回給你嗎？我們還缺少人手呢！孩子們家裡難，很多請不起家庭教師，而且，現在的社會風氣壞，教會了他們怎麼做人，改天大了就能頂得起大担子，替大家爭口氣，至於你白天的工作就……

（父咳得厲害，秀去照料，父不願再睡，拿了牙刷毛巾出去）

秀：（看見桌上那疊紙）亞毅，怎麼，你決定進大學了嗎？

毅：（有點不自在）沒一沒有，只是拿來看看而已，費用這麼大，我們那裡能夠……

秀：這不是能不能夠的問題，如果是對的，多難我們也得想辦法，不過，我並不是反對你唸大學，只是問題在唸什麼大學，唸來做什麼？

毅：我沒有仔細想過，我只是想爸爸勞碌這輩子，得到這身病，你也挨得夠苦，我如果硬着頭皮再苦上三幾年，將來找份較合適較好的工作，你們就不必這樣苦了！

秀：苦的也不單是我們，單想到我們自己，會不會太自私了一點！

毅：不過，要是真的有機會唸，我會考慮選一科比較有用的。

秀：有用的？

毅：譬如繪測或土木工程，一來可以接近工人，接觸勞力工作，二來，也許可以在這方面照顧一下勞苦大眾！

秀：亞毅，我不知道這些科目唸的是什麼，也不能一口咬定這些科目有沒有用，我只是覺得像周圍我們能看到的，幹勞力的工友，他們整日奔波勞碌，所碰到的問題恐怕是大學裡所教的公式定理所解決不了的！他們有很多事情，像照顧病痛，教育下一代，修路開溝等等都需要我們實際去幫忙，他們的幸福和權益更需要我們勇敢地幫他們去爭取，這些事三言兩語很難說清楚，是需要你親自去和他們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才能真正體會到的，亞毅，真的，幫你找份粗重的工作，試試看怎麼樣？

毅：（勉強地）讓我再想想！

秀：那好，我得上班去了！你先想想，我們再談！（拿了一塊麵包，邊走邊吃，另一手挽了個小提袋出去，又記起一件事）亞毅，那天忠叔他們硬給些錢，我給爸爸買了些藥，等一下你記得叫他照藥單上吃！

毅：（拿起那份大學報名表格和入學須知什麼的，呆呆地看着）

父：（進來走近桌邊坐下）

毅：（發現父）爸爸！

父：一清早，亞秀跟你談些什麼？

毅：沒什麼，沒什麼，爸爸，你昨晚做到三更半夜，今天不睡遲點嗎？  
父：夠了！（咳）亞一亞毅（示意要水）  
毅：（倒了杯水給爸爸，替他擦背）好點嗎？再睡一下吧！  
父：（又咳，建毅再要倒水，發現已經沒有了）怎麼？沒了？（建毅點頭）不，不必了！（又咳）  
毅：（快點，再拿油替父擦背）  
父：亞秀，好像不很贊成你唸大學是嗎？  
毅：沒一沒什麼，她只是談談！  
父：她有跟我談過，她說得好像也有道理，不過，你要是想讀，就讀吧！希望你將來不必像我們一樣苦就是了（毅沒出聲）大學幾時開學？  
毅：下星期一。  
父：要先交多少錢？  
毅：大約三百出！  
父：哦！（又咳）唉！  
毅：爸爸，你不要擔心，假如我真要唸，我會自己想辦法。  
父：想辦法？你又不曾印鈔票！不要緊，去報名吧！  
毅：爸爸。  
父：（本來轉身要出去，可是又咳了，越咳越厲害，似乎要暈過去的樣子）  
毅：爸爸！你休息吧！今天就別做了！  
父：不行，忠叔他們在等着我去和那些人談，也許下午還要做。（忽又想起什麼，回到床前在枕頭下，摸出一包東西）  
毅：爸爸！怎麼你又吃這個！  
父：（不出聲，走出去）  
毅：爸爸，最近天氣不好，你要小心呀！

### 第三場

（在建秀家，時間是在前一場後的第三個晚上，外面正下着大雨，在場的除了建毅和他爸爸，還有幾位工友）  
甲：碰！（一拳鎚在桌上）他媽的，分明是要硬吃！什麼行情壞，多兩角錢不給就算了，還要停炳兄的工，這根本不是他一個人的事，這是我們大家的事！他媽的！忠哥，氣煞！全部不幹，看他們怎麼樣！  
忠：（沉思）（吐了口煙）話也不是這麼說，要看情形，回頭我再去跟他們談！  
甲：談什麼？他們都說炳兄生病，氣力不夠，不能做。人還沒走，就已經拉了人來替了，還有什麼好談。  
乙：可是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讓炳兄回來做。穿鞋有尺寸，做人也要有分寸，我不信他們就這樣不講道理！

忠：我看這些人是不見天黑，不買傘的！先談看怎麼樣再說！  
甲：那我跟你去，談不妥，先請他吃幾拳，現在就走。  
父：這麼大雨！  
忠：你這個李達，大斧不要先亂舞，不要把大事情搞亂了，做什麼都要有個準備！  
甲：不要怕，講不妥，我們也不幹，怕賺不到吃，現在貨多缺人，又常下雨，聽說他的合同要在這個月內趕着把貨下完，這回看他能找別人去做嗎？（忽然亞秀從外面沖進來，全身都濕）  
秀：A，忠叔，你在這裡？  
忠：亞秀，你怎麼啦？  
秀：忠叔，我正到處找你，你們那邊那棵大榕樹倒了，有幾間屋子給壓壞了，你那邊也受到影響，有人受傷了，我回來拿藥。  
甲：怎麼，沒聽見什麼？  
忠：雨那麼大，怎麼會聽見。  
甲：忠哥，你還不快回去。  
乙：走，我們都去幫忙！  
忠：反正樹都倒了，一下子，炳兄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設法把你弄回去，我們也會要求他們好好考慮我們的要求，我要沒事，明天放工再過來。  
甲：忠哥，你還不快走。  
忠：好！好！你就趁這個機會休息一兩天吧。你看你咳得多厲害，不要省，藥要吃！我走了！  
毅：我也去？  
忠：不必了！你爸爸身體不很好，你在家裡照顧他吧！  
秀：快呀！  
忠：看你的臉色也割傷了，不塗點藥嗎？  
秀：不必了，小事，走！  
（衆人出）  
毅：（目送大家出去，轉身站在窗邊）  
父：（坐在床上吸煙）  
毅：爸爸，你說那些人會不會答應大家的要求？  
父：（搖頭）很難說！  
毅：（坐到桌邊，好像有很多心事，拿起筆在一張紙上亂塗）  
父：你在想什麼？  
毅：我想去找份工做！  
父：怎麼，書不唸了！  
毅：你沒工做了，我……  
父：船到橋頭自然直，再想辦法吧！  
毅：爸爸，你頭家有個孩子唸我隔壁班，有時課外運動有在一起，還相熟，你說我好不好去找他，談你的事！  
父：（搖頭）唉！那種人……  
毅：怎麼，去試試看，他要不肯也就算了！  
父：試試看？你這不等於向老虎借皮，不要盡想那些傻事了！

#### 第四場

(在建毅的同學永其的家，時間是第二天的下午)  
(那是一個客廳，沾毅焦急地坐在沙發上，永其的父親在廳的右側的一辦公桌上打電話)

(電話又響)

其父：喂，他媽的，差一個馬鼻，昨晚下雨，場地濕，8號應該進才對，才三十二塊半，他媽的，你不是說給騎師買了三張嗎？下一場，十一號再給我買二百張 WINS 吧！FORECAST？十一號跟五號，三十張，你這個貼士再不准，我砍掉你的頭，老子星期股票又翻船，輸了一大筆你知道嗎？(放電話看看建毅)你等亞其，有什麼事？他說不定滑了水，又去打 BOWLING，看電影，你要等到幾時？(有些不耐煩)

毅：A——我是一

其父：有什麼事說好了！(自己去倒酒喝)

毅：A——

其父：年青人說話怎麼吞吞吐吐！不然改天再來吧！

毅：(鼓起勇氣)王先生，我是何亞炳的兒子！

其父：何亞炳(想)，是不是那個脚不大對的？

毅：(點頭)前天，你的人說他身子不行說不用他？

其父：哦！他的身體很不好，這種工作又粗重，很危險，我們是爲了他好。早上，那些工人又派人來談，他們這些人真是不知足，還說要討多兩毛錢一噸，什麼一担樹膠要多半分，都不知道我虧得多慘，其實要是搞到我倒了，樹倒猢猻散，大家都不好！

毅：不過，我父親——

其父：你剛才說是亞其同班的同學？

毅：不同班，同級！

其父：那也中學畢業了，可以找份工作做啦，你父親可以在家享清福嘛！

毅：中學出來找工作不容易，本來想升學，可是現在父親又沒工做，希望你幫忙給他——(這時有一個陌生人進來和其父耳語)

其父：他媽的，這怎麼行，這麼敢！那個合同快到期了呀！(再聽下去)我就知道這傢伙搞鬼，那個老的沒什麼！好！不同的菜色不同煮法，看他們怎麼搞(轉向陌生人耳語)老子不是今天才出來撈！快去吧！

(陌生人出)

其父：(沉思)你剛才說什麼？是不是你父親很想回去做，是嗎？好吧！我看在你是亞其的同學，我就答應你吧！不過——

(電話又來)

其父：喂，五號第一，不輸就行，下面幾場不賭了，今天手勢不對，五千塊算什麼，明天一起算，你怕我跑了，老子一個晚上，夜總會花多少，

你不是不知道，我現在沒工夫！(放下電話)  
沒什麼，我只希望你跟你父親講，大家要好來好去，大家都有各自的困難，殺頭生意有人做，虧本生意沒人做，只要他合作，有什麼可以坐下來商量！別說他的工作沒問題，就算有什麼難題找我，我姓王的向來不會使人家失望。

毅：(轉身要走)我走了！

其父：坐下來談吧！急什麼？怎麼樣你也想升學？升那裡？

毅：(不知如何回答)還沒決定。

其父：星大？

毅：(點頭)可能。

其父：唸什麼？

毅：可能工程。

其父：不錯，不過開銷大。

毅：(沒回答)

其父：學費上有困難嗎？

毅：可以想辦法！

其父：(從抽屜拿出支票)哪，這裡二百塊算是我幫你的！

毅：不，我自己想辦法。

其父：A，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點小數目算什麼？你以後慢慢還好了！我聽阿其講，大學快開學，我知道你一定很急！

毅：不！不必……………

其父：又不要你還利息！你怕什麼？正正式式借又不是偷不是搶，我知道你父親身邊不會有錢，你要是真要他供你唸，他只好去借大耳窿鬼不是更糟，那時利上加利，你真要搞到你父親苦一輩子也還不清，你以爲這樣好嗎？拿去吧！

毅：(想想似乎有道理)可是，他——

其父：你怕他知道？A，這是我個人同情你，當然也算是同情他，不過這可保留你我兩人知道就算了，這算什麼？(硬塞到毅袋裡)

毅：我走了。(轉身退出去)

#### 第五場

(在沾毅家，家裡空無一人)(上一場後的一個鐘頭)

毅：咦！爸爸呢？(從袋裡拿出永其的父親給的支票)這個人，爲什麼突然熱心起來呢？管他，反正又不白拿他的，到時還他算了！要不然明天怎麼辦理手續？(沉思)(這時耳邊也響起姐姐和忠叔的談話)爸爸雖然有得做了，但是，我還是不該讓他爲我挨得太厲害，他的身體——

陌：你爸爸不在嗎？王先生託我再來提醒你，別忘了勸勸你父親！叫他要冷靜，聰明一點，好處絕不會沒有，你知道嗎？你知道王先生的貨是有跟人

家訂合同的，到期交不出，他要賠錢的，這樣大家都不好，哪，這些東西，不要打開，就交給你父親，叫他幫忙趕一趕貨，要不然——

（望着那個出去，看那包東西，疑惑很久）

（有人在門口叫他的名字）

毅：誰？哦，成嬌——請坐！

成：你爸爸呢？（把帶來的紙袋放在桌上）

毅：不在，我才回來，不知在那裡？

成：聽說他沒工做了，是嗎？

毅：（點點頭）不過——

成：他的身體又那麼糟，這回沒工做，那些藥費該怎麼辦？

毅：（低頭）

成：你不是畢業了嗎？你也很孝順，也該找份工作來幫忙這個家，你父親可以不必這樣辛苦，你姐姐呢？

（把拿來的袋子放在木廚上去）

毅：前天起大風，吹倒了老榕樹，就去幫忙清理，就一直不見她回來，大概事情還沒弄完！

成：聽說壓塌了一些屋子，這孩子真乖，又本事，要養這個家，還抽時間幫忙別人！還教什麼補習呢？亞強的表兄那幾個孩子也是她教的，我一去他們家，那些孩子就拉着我的手說亞秀姐給他們講什麼，什麼的，還帶他們去那裡呢……去年尾亞強沒工做，欠了人家幾個月的房租，別說過不了那個年，還差點要睡五脚基呢，還不是亞秀在東湊西湊給亞強弄來了二百多塊還債，現在的人都只顧自己，像亞秀這樣的人，少見囉！

毅：成嬌，請坐吧！

成：不，我要走了，唉！說起來真不好意思，我們有困難，你們亞秀給我們幫這麼大的忙，現在你們有困難我們只能眼巴巴地看！

毅：沒什麼，我們正在設法！

成：那就好囉！我走了，那裡只是幾盆鷄精給你爸爸吃的！多我們又買不起！

毅：不，你留着自己吃吧！

成：A，收下，收下，你們不收下，我就更難受了，我家沒人，幾個孩子要人看，我得趕回去了！

毅：哦！有空請來坐，謝謝你！

（成嬌出去，又轉回頭）

成：亞毅，你快來！你姐姐幹嗎躺在樓梯口？

（毅趕出去，和成嬌把姐姐扶進）

成：拿藥油來！

秀：（一下子就醒了過來）哦，成嬌，你幾時來？

毅：姐姐，怎麼啦？

秀：沒什麼，沒事！

成：燒成那個樣子，還說沒事，你這孩子，我去對面藥材店買包藥回來！

毅：成嬌，你家裡沒有人，你先回去吧！回頭我去買。

秀：是呀，成嬌，我沒事，休息下就好！

成：（一面搖頭，一面出去）（差點跟幾個女工友撞個正着）你們——

女甲：找亞秀。

成：哦，有，裡面！

女甲：（進房）嘿，你這個人，都說要送你回來，轉個身子就不見你啦！你怎麼啦！（說着摸摸她的頭）哎哟！燙成這個樣子，還說沒事。

毅：她剛暈倒過去，才醒來！

秀：亞毅（瞪了他一眼）

毅：她怎麼啦！

女甲：她這個人真是的，去清理榕樹，給村民修房子，連續淋了幾天雨，身體出了毛病，叫她休息，她偏不聽，剛才我們去探訪一些工友，幫忠叔籌一些錢，叫她別去，她又要去，大家看她臉色青青，要送她回去，她又不肯，這個人，來，我給你搽點藥油，有退熱粉嗎？

毅：沒有，不過，成嬌去買了！哎，忠叔怎麼啦！

女甲：他的家給樹壓倒了，他老母眼睛看不清楚，前晚雨又大，跌破了頭。我們需籌些錢幫他。

秀：A，那邊還有很多事還沒解決，我沒事了，快回去吧！大家等着呢！

女甲：你好好休息，不要亂動，以後不准你做那麼多事，留下來給別人做吧！亞毅畢業了，也可以幫些忙嘛，亞毅，上回你教的孩子，你姐姐代了你快一年的課了，該可以交回給你了吧！

毅：我——她代教了一年？

女甲：你有這樣一個好姐姐，該學習她！

秀：別吹了，快走吧！

女甲：好，那交給你跟他談，多一個人就是多一份力量！再見。（工友下）

秀：亞毅，前幾天跟你談的事，想過了嗎？

毅：（點頭）

秀：怎麼樣？

毅：我並沒有反對你的意見，我只是想多學點東西，而且我覺得只要我認清目標，有想到勞苦大眾，也可能在一些方面替他們做些事，照顧他們的福利。

秀：我看不到你可能怎麼去做，不過，你有沒有想過，你唸了大學是否有時間再做一些應做的事，還有你畢業了，你如果找到一份你所謂適合的工作，你還能做這些事嗎？你會不會有了較好的生活，還要更好更好的生活呢？還有，那些發薪水給你的人，會讓你做你喜歡做的事嗎？這些，你都該想想！

（這時甲男工友沖進來）

甲：A，亞秀，你爸爸在嗎？

秀：不在，什麼事？

甲：忠叔剛才在碼頭附近的咖啡攤給人暗算，手被

砍傷了！  
秀：什麼，現在人呢？  
甲：送去醫院了。A，你在這裡（一手抓住亞毅）他媽的你這個人，我問你，你有沒有自己跑去跟那些傢伙拿了兩百塊？說呀！（毅點頭）  
甲：哎，你這個人怎麼搞的，他媽的，大家給你搞到很難做人，你要不是亞炳兄的孩子，我真想一掌摔過去！你自己說啦！你為什麼要去？  
毅：（莫名其妙）  
甲：你還有什麼話說，我們真是啞巴壓死親生子，有苦說不出，你還——  
秀：林兄，到底事情的經過是怎麼樣的？  
甲：我也不知道怎麼講，（氣呼呼）他媽的，他們說什麼炳兄爲了給亞毅唸書，叫亞毅前去借了兩百塊，又什麼爲了報答他，替他趕做！我們知道炳兄一定不會幹這種事，一定是他自己出的好主意，你看你這樣算講義氣嗎？他媽的，你想，我們大家正想辦法和他談，你却偷偷摸摸跑去開後門，你這種人書讀那麼多有什麼用，你這叫我們怎麼樣跟大家交待，連忠叔也給人家罵，說他做了傻事，去替人家爭長短，人家反而把他拋下不管，現在忠叔又給人打了，你看他痛心嗎？  
毅：我——  
甲：你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你想想忠叔是怎麼被打的，你以爲人家無端端會賞你兩百大銀嗎？  
秀：亞毅，你真的拿了人家兩百塊嗎？  
毅：（點頭）  
秀：（舉起手想打亞毅，氣極又放下）你，唉，你怎麼這麼糊塗！  
毅：姐姐！  
（亞毅爸爸回來，見大家的神氣，愣了一下）  
父：（脫衣，拿出一個信封）亞毅，拿去！  
毅：爸爸！這——  
父：明天你不噤了是嗎？  
毅：（接過錢，傻傻的站着）  
秀：爸爸，忠叔給人砍傷了手！  
父：什麼，幾時？  
甲：剛才。  
父：他媽的，誰幹的。  
甲：晚上暗暗，看不清楚是那些人，不過，想也會知道嘛！  
父：他媽的，對付了我，又對付忠叔！到底要怎麼樣？  
甲：他們以爲這樣，我們就會照他們的辦！哼！  
父：走，找忠叔他們去！（甲與父下）  
秀：（拉亞毅）來，一起去吧！  
毅：不，我不大舒服。（秀再勸他，他再搖頭）  
秀：（對父等）不然你們先走，我們回頭再來。  
秀：亞毅（兩人坐下，姐姐吸了口氣）你可知爸爸是怎麼傷的嗎？

毅：（不語，只是搖頭）  
秀：也是給打傷的！  
毅：幾時？  
秀：就在你剛出世不久，爸爸那時還沒做搬運工作，是在膠廠裡工作，收入也是微薄，不幸祖母又患了心臟衰弱症，爸爸爲了醫好他老人家，花了很多錢，後來祖母的病醫不好，去世了，爸爸却欠下了一身債，爲了養家，爲了還債，媽媽只好拼命做工，媽白天賣炒粉，番薯湯，晚上還得上工廠做夜班，身子壞透了，可是不幸的事，並沒有放過他，媽有一天被迫過馬路時，因爲身子懷着你，跑動不方便，給一輛飛快過來的車撞倒了，就流了產，雖然生下了你，可是他却由於長期的奔勞，身子太弱，終於離開了我們！（姐姐抽泣着）而你由於不足月就出世，小生命也很危險，爸爸在極度悲傷的時刻，還很堅決，不論怎麼樣都要把你養活，可是爲了養活你，只好到處去借，可是周圍的人，他差不多都借光了，還有誰可以借呢？不得已，他只好向老板借了一百塊，本來，本來這只是一件小事情，可是隔不到幾天他就找上門來，要爸爸和他合作，照他們的去辦，你想爸爸怎麼會答應他做這樣的事，便迫着爸爸要還錢，爸爸越想越氣就把這事跟大家講了，他竟找人暗算了爸爸！爸爸因此也失業了，腳也傷了，那時還好有那麼多工友弟兄照顧，要不然日子真不知怎麼過！你想，爸爸是爲了什麼受傷的，他是怎麼樣辛苦才把你扶養長大，可是你爲什麼不多爲他想想，爲這些叔叔伯伯們想想！你這樣給人利用來分開大家，不是方便了人家嗎？  
毅：我——我沒想到他們會這麼做！（一拳打在頭上）我對不起爸爸，對不起忠叔！  
秀：事情錯已經錯定了！現在問題不在於對得起，我希望你從這連串的事情看到問題在那裡，也看到你是應該去做一些該做的事，像忠叔那樣不顧自己地去替別人謀福利！這是爲了自己去讀大學？  
毅：（想起什麼）噢！姐姐，你知道，爸爸是在那裡弄來了這筆錢給我交學費？  
秀：（想想）還有那裡好借，工友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一來，他也不會再去問那些人借，我相信他一定又是去找那些大耳窿，唉，借下這種錢，就好像抽了鴉片不容易擺脫掉，利上加利，不知幾時才還清。  
毅：（看看支票，又想到什麼似的）姐姐，剛才又叫人拿來了這包東西，叫我交給爸爸（打開紙包）哦！是鴉片！  
秀：爸爸已經戒掉了，他們還叫他吃這個，哼！爲了叫人家替他趕，就不管人家死活！  
毅：什麼？  
秀：他們知道爸爸是拼不來，他們要爸爸用這個來麻

醉自己肉體上的痛苦，硬扛起那些百多斤的東西，給他們趕做！

毅：嘿呀，原來是這樣！那些人——

秀：來！一起去見爸爸他們吧！向他們解釋清楚！

毅：可是，我——我不敢見他們。

秀：有錯就改嘛，擔心什麼？誰沒犯過錯，來，走吧！

毅：不！我……（搖頭沉思）

秀：那我先走。

（秀下）

## 第六場

（緊接前場，地點在碼頭邊的一個工人休息的地方）

忠：大家放心吧！這點小傷，遲了！你們該回去了！我那房子還沒修好，今晚就在這裡過夜行了！

秀：忠叔，那瓶百藥很好，你放上一點，傷口就很容易合起來。

甲：這裡很冷，你怎麼睡，去我家吧！隨便擠一擠總好過在這裡！

乙：去我那裡也行嘛！

秀：忠叔還痛嗎？

甲：忠哥，不但手痛，心更痛！

忠：阿標

炳：阿忠，我真不知要怎麼說才好，亞毅那樣做——唉，我都叫他不要去了，他還——（咳）

忠：他年紀還小，不能怪他！這個社會又複雜，不容易分清楚真假黑白！

甲：給他讀那麼多書都沒用，不讀更好！

忠：也不可以那麼樣講，問題是怎麼讀？讀來做甚麼？他是還搞不清這些！像我們少讀書不也很吃虧！要是他用對了地方，就好囉！

甲：不過，炳兄，你也要好好開導開導他，他那樣做實在叫大家痛心肝，你想，他——哼！真是越想越氣，你要是不好好訓他一頓，我見到他一定掃他兩巴掌，叫他清醒清醒！

忠：炳兄心裡很煩，你這個人不知講過你多少次了，你還是這樣草包，要亞毅明白道理也不是三兩下解決就可以的！

甲：我是沒有甚麼嘛，是心裡不說不爽快！（見到一個人影）他媽的！誰，又來偷聽我們講話，老子今晚一肚子火，你什麼妖魔鬼怪，我會把燒得一乾二淨！（沖出去）

（一會兒）

（有人在叫“是我”）

甲：（拉着毅進來）是他，好像新娘子躲躲閃閃！

毅：忠叔，爸爸！我——我剛才聽了你們講的，我——我爲了能弄到錢唸書，自己去了那邊，搞到你們——（說不下去）（拿出那張借來的支票撕個粉

碎）

忠：他們是利害了些，不過也要怪我們自己心不定，人家說冰遇着火才會溶，石頭遇着了火恐怕就不會吧！你說對嗎？過去的算了！大丈夫要能知錯，認錯，改錯！我是沒讀過書，不過“改”好像是這樣寫，對嗎？看來是那麼幾劃，簡單易寫做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我也不知道該叫你怎麼做！不過，土語有說：沒吃米不知米價，沒吃鹽不知鹹味！我看你是需要出來吹吹海風，晒晒太陽，鍛練，鍛練，眼睛就會亮一點，頭腦就會清醒一些，做事情也就會有個譜！你說對嗎？

毅：（點頭）可是我不知實際要怎麼做——

忠：我早先有跟你爸爸談過，他也同意就是等事情解決了，看能不能在這裡做，或者——總之不管怎麼樣，只要有流汗出力的地方都可以去，我們會幫你找！

甲：是啦！除了壞事，甚麼都可以做嘛！不管做甚麼，放工了就可以和我們在一起，我可以教你幾手（擺個馬步）

忠：你這個人！

乙：有機會也可以教教我們多認識幾個字，教我們學會看報紙！

甲：是呀！或者教我們拉這個（示意拉二胡）喂，你們學校裡有學嗎？

忠：是呀！談也談不完，要做要學的多得很呢？日子還長，改天慢慢談吧！而且也要看亞毅做甚麼工，也應該跟其他工友在一起，幫他們嘛，總不能全跟我們在一起，亞毅，你看（指亞秀，她正在幫小販收攤子）你姐姐一有時間就幫忙別人，這些事都可以做，這就是好榜樣，該學呀，你想，要能多幾個像她這樣的，咱們的親人就會越來越多了，好日子還會遠嗎？

毅：爸爸（激動地）

炳：忠叔說得好！你該聽他的，我就只知道希望你不必受苦，可沒想得那麼遠，想到那麼多人！

忠：怎麼可以只聽我一個，我們這個社會大學有的都是土博士，那些高的深的學問我們不懂，可是個個一肚子都是人生的辛酸苦辣，只要誰看得起，我們隨時都可以拿出來，你們說是嗎？（大家笑）

忠：哦，炳兄你來遲了，我差點忘記告訴你，那些人大概是看到咱們弟兄做得漂亮，可不是膠塑土可以隨人家要捏成什麼就是什麼，剛才有人過我家說明天要好好跟我們談，你明天一早過來一起去吧！我看大家也該回去了！時候不早了！（對毅）準備吃苦，沒受苦就受甜，你看大家這身硬骨頭粗手大腳就是做工教出來的！好好學吧！要做的事多着呢？（兩人緊握手）

——全劇完——

※（作者保留出版及演出權）



# 捏緊拳頭

鉄掃把

魚販亞強叔  
幹了二十多年的活  
破屋亞答脫落又脫落  
漁行老板  
整天高蹺雙腳  
洋樓一座又一座  
親戚明耀  
當年和他一樣  
如今交上大粒人  
路上偶然相遇  
人家馬芝里一剎就過  
他却鐵馬遠落後  
每當碰到這傢伙  
強叔總要狠吐一口唾：  
“哼！神氣什麼？！”

物價天天在高漲  
強叔日日緊束腰帶  
自己已夠辛勞  
夜裡還和老伴  
街邊擺起玉米攤  
收檔的時候  
掛鐘已敲十一響  
躺在床上  
屋頂的星星  
盤裡的血本  
叫他久久不能平靜  
等到老掛鐘又再敲響  
“睡吧，三點還要趕去魚場”  
老伴再三催促  
他才拉起被單

以往，強叔四點起身  
喝一杯隔夜的酸咖啡  
才去鐵巴利  
各種魚色巡視一番  
再作盤算也不晚

自從魚鮮集中裕廊市場  
三點起床  
顧不了洗臉刷牙  
跨上鐵馬就得匆忙趕  
新市場 人山人海  
個個滿頭大汗  
“你搶我奪像戰場”  
誰不夠眼明手快  
准要買貴貨  
不然就是空着魚筐回家  
碰到老同伴 只能點頭道早  
階級苦再也沒時間互訴  
跨上鐵馬  
街上又是橫衝直闖

“新興工業國”  
法律整大籬  
“運動”出產第一多  
小本小販深深把眉皺  
誰要不小心  
一片菜葉落在地  
整攤血本賠也賠不夠  
那個慢點購置垃圾桶  
災難立刻找上頭  
可憐強叔苦難更加多  
“防止污化”出籠的時候  
地牛駕到：“洗魚水弄髒街道  
衛生問題處理不夠！”  
一張“三萬”搶去五百塊  
“禁止亂拋垃圾”叫嚷以後  
那張豆芽字裡頭  
說是垃圾桶沒有蓋妥  
導致蒼蠅蚊子齊滋長  
血本又再被盜搶  
生活的地方  
已失去陽光  
那天，強叔正在刮魚鱗

地牛突然又出現  
吆賣強叔魚鱗落地上  
存心要把美麗市容來破壞  
原來“美化運動”正開展  
強叔正要解釋  
地牛已把“三萬”給託上  
階級仇 賊敵恨  
一起湧心頭  
咬牙切齒亞強叔  
擺動魚刀鬥豺狼  
左砍右劈把仇報  
罰得豺狼跪地哀叫饒  
顧客群衆齊圍繞  
又是詛咒又稱讚  
小販個個相慰問  
溫暖痛快滿胸膛

強叔被扣押  
工人叔叔和阿姨  
小販伯伯和孀孀  
爲了英雄家屬來支援  
爲了要把真理來捍衛  
大家出錢又出力  
奔走相告不分晝與夜  
審判剛開始  
烏雲已密佈  
“亞強蓄意謀殺公務員”  
判決一傳出  
巴利內外騰邊起  
個個臉龐紅又脹  
工地怒浪高高漲  
敲打鐵鎚舉斧頭  
小販一語也不發  
橫豎濃眉細着臉  
大家拳頭捏緊緊

# 一齊學下去

集體創作  
亞成執筆

人物：忠叔

忠嫂

福哥

福嫂——福哥的太太

五叔——福哥的父親

順伯

蔡媽

忠兒——忠叔的兒子

大福——福哥的兒子

小妹——福哥的女兒

小順——順伯的孫子

小蔡——蔡媽的兒子

陳哥哥

錢叫開

阿飛五個

古老的建築物，住着四家人。這是一個下着雨的晚上，時間是在八點鐘前。

忠叔剛坐在廳前的一張椅子上。

忠：又下雨了！（從椅子上爬起來，停了一會）這陣雨可大啊！

小蔡：忠伯，下雨了！（從外頭跑進來）媽，下雨了！（跑進房去）

蔡媽：（在房內）快，這邊漏水了！

忠：下一點雨就漏水，這種屋子還能住人。

（說完走進自己的房，大福從房裡跑出來）

順：（在房內）真厲害啊！像澆花嘛！

大福：順伯伯，你的罐子夠不夠？（探頭進房間）

順：那會夠，屋頂像給老鼠咬過的一樣。

大福：我家還有幾個，我去拿！（跑回房去）

順：算了吧！你家也在漏水。（忠兒從房裡走出來）

忠兒：順伯伯，你這間漏得不少啊！要不要搬東西？

順：別的可以不要搬，床一定要搬。你來幫我移開這張床。

忠兒：慘了！要移到那裡去？

順：是啊！移來移去都有水漏。（大福進）

大福：順伯伯，哪！還有四個。

順：來得好！放兩個在床上。

忠：（走出房來）忠兒！你跑那裡去了？

忠兒：我在順伯伯的房子。（小妹走出來，捧着水準備倒掉）

備倒掉）

小妹：忠叔，你要做什麼，我幫你。

忠：小妹，最近你可乖了很多。你幫叔叔拿一個桶來。（五叔出）

五：唉！一下起雨就煩死人了。地上濕漉漉的，今晚怎麼睡呢！

忠：我看，只有再找一筆錢來修了。（小妹拿着桶，走進忠叔的房，然後出來）

小妹：公公，我去小蔡的家看他們要不要幫忙。

五：好！去吧！（回頭對忠）今晚下這麼大的雨，忠嫂那攤水大概又得提早收擋了！

忠：唉！最近老下雨，一整天賣不到六塊錢。下雨也難，不下雨也難。我們除了要看天的臉色，還得看人的臉色。

五：天的臉色容易看，人的臉色才難看啊！

忠：做小生意的，又不是打搶。要不是爲了肚子，誰要到馬路邊去呢！

（鐘聲響了八下）

忠：啊！八點了。阿陳怎麼還沒來呢！忠兒，你們準備好了沒有，陳哥哥一來就要上課了！

忠兒：（在順伯房）好了！

忠：別再吵着順伯伯了，他趕了兩個晚上工的啦！

忠兒：順伯伯在講昨晚還沒講完的故事。

五：你有沒有發現，最近這些孩子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你那個孩子。

忠：是啊！雖說孩子們都調皮，不過，最近也真的比較懂事了點。

五：那幾個小頑皮剛才還幫着順伯伯拿罐子，移木床，以前你就別想。一吃飽飯就不見了影子，跑去咖啡店看電視機了！

忠：你那兩孫子也不錯嘛！以前在學校六年，學到個屁。阿陳也真教得有一套。半年了吧？

五：有囉！（小妹出來）

小妹：忠叔，我倒兩杯茶給你們。

忠：好！好！看到孩子們懂事了一點，心裡真高興啊！

五：其實被學校踢出來也沒有什麼。只要阿陳能夠教，我還想索性就讓他把小妹也教在一起。

忠：當然囉！現在的孩子，還是多學一點道理好。  
多懂一點大家的困難，才不會整個書呆子，白白花費那米飯。

小妹：哪！茶來了。今晚怎麼陳哥哥這麼久還不來？  
（敲門聲）

小妹：來了！一定是陳哥哥來了！（走去開門）

錢：五叔！忠叔！吃飽了！

忠：吃飽了！錢老板怎麼也會到我們這種窮地方來呀！

五：小妹，我們幫你媽去。

小妹：哦！

錢：五叔，怎麼一見我就跑了！

五：哦！剛才只顧着和忠叔聊天，忘了還有些東西沒做呢！

錢：不是不高興見到我吧？

五：怎麼會呢？我還欠錢老板的雜貨店一筆錢呢！

錢：五叔真會開玩笑！真會開玩笑。  
（五叔和小妹進房）

錢：忠叔，老五對我好像有些什麼似的。

忠：錢老板，你的房租也起得有一點那個吧！

錢：原來是爲了這個！哈哈！

忠：也許不是吧！他的人生就是有點怪癖，比較怕和有錢人談話，尤其像你這種人。

錢：忠叔，你別挖苦我，我那算得有錢。

忠：在這一帶，錢老板的名字誰不知道，除了雜貨店，還有別的生意呢！

錢：哦！那是靠大家多多幫助，使這裡平靜，其實說開了，還不是大家的功勞。

忠：我也要去煮些糖水了！

錢：阿忠，你先別走，我是有點事想找你談談。

忠：什麼事？

錢：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只不過想跟你聊聊，你在這裡住了好幾年了吧！

忠：有兩年了！是不是想加租！

錢：不！我是想問，這裡還住得好吧！

忠：我們談不上什麼好不好。

錢：那就好了！你在這裡住最久，鄰居們大概也比較聽你的話吧！

忠：那倒不一定，要看是什麼話了！

錢：當然！當然。我記得我在把房子租給人家時，總是說要用的時候可以收回。

忠：什麼？你要叫我們搬！

錢：忠叔，你太緊張了，我不是那種人。我只是隨便提一提吧了！對了！你這裡不是有好幾個孩子小學畢業後就沒讀了嗎？我想介紹他們到……

忠：那不用了，老陳的兒子每晚都來教孩子讀書。

錢：我知道！那個木工老陳的兒子是嗎？他又教些什麼？

忠：多了！孩子這半年來都變乖了不少，而且，他

又是不收錢的。

錢：不過，到我介紹的那邊去，以後要工作做，憑着我的一點關係，還不容易，說到錢嘛，那也簡單。

忠：我們窮苦人家也不想做什麼主任，秘書之類的，只要有得吃，有得住就好了！

錢：話雖這麼說，不過，忠叔啊！誰不替孩子着想，還有，在這裡教，而且又是……歌又唱得那麼大聲……

忠：那些歌台不是更大聲，吵到我們睡都睡不着。

錢：你知道我說的不是這些。

忠：那你說的到底是什麼？

錢：你真的不懂？

忠：不懂。

錢：（看看四周）忠叔，我們到外面去一下。（忠叔想了想，跟着出去）

五：倒挺關心我們的孩子啊！（福哥進來）

福哥：爸爸，奇怪，剛才和忠叔一起出去的那個不是雜貨店老板錢叫開！

五：不是他還有誰。

福：怎麼會來我們這裡呀？

五：唉！準是又有麻煩了！

福：不是加租吧？

五：誰懂啊！鬼鬼祟祟的！一見到他就全身不自在。怎麼，今晚又開夜工了！快去吃飯吧！衣服都濕了。

小妹：啊！陳哥哥來了！

陳：對不起！來遲了！（小妹連忙搶過他的雨傘）

五：到底出了什麼事呀！吃了沒有？

福：要不要跟我一起吃！

陳：不用了！你自己吃。

福：我先去吃飯了！

陳：家裡發生了一些事。

五：什麼事？

陳：爸爸和婆婆吵了起來。

五：吵些什麼事，你家一路來都好好的，怎麼會吵架？

陳：爲了我的事！

五：爲了你？

陳：婆婆叫我不再教這些東西。（忠嫂捧着一個冰水桶進來）

忠嫂：誰叫你不要再教孩子啦！你爸爸不是那種人嘛！

陳：不，不是我爸爸，是我婆婆。

忠嫂：哦！她老人家大概看你天天晚上都在教，而且教到十點多，怕你累壞了身體。

陳：不是，而是錢老板昨晚到過我家，跟我父親談了一些東西，大概父親並不同意，他今早就找我婆婆談，他可能知道婆婆最疼我。

忠嫂：到底爲了什麼事？那東西怎麼會突然到你家去。

陳：談了些什麼我是不懂，不過聽剛才婆婆罵父親的話，好像是說他不愛惜我這個孩子。

忠嫂：這件事可真妙，錢老板居然會到你家去，弄得你婆婆叫你不要教。

陳：婆婆是說我們犯不着事情多多，而他只有我一個孫子，他總是希望看見自己的孫子好好地長大一直到她死。

五：你父親有沒有說服她老人家？

陳：我出來的時候還沒有。父親的態度很堅決。我看暫時不管她先，過幾天再看看事情的發展。

五：剛才你進來有沒有看見忠叔和錢老板？

衆人：什麼？錢老板也來過這裡？

陳：他說過些什麼？

五：我一見他來就到房子去，他和忠叔好像是談了些什麼才拉着忠叔一道出去。

忠嫂：這裡頭有奧妙了！我看我們等阿忠回來才向他問問看。

陳：啊！忠叔回來了！

五叔：忠叔，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呀？

忠：他想拉我去喝酒吃東西，我告訴他有什麼話就快談吧！

忠嫂：他跟你說了些什麼？

忠：他的態度和口氣開始都還好，就是看我不肯答應，才轉而嚴厲起來。

忠嫂：他對你提要求？

忠：他叫我注意，這屋子是他的，他隨時可以收回。不過，如果把孩子送到他介紹的地方去，那又不同了！

陳：什麼，把課停了！

忠：嗯！

五：這是什麼話，孩子是我們的。

陳：媽的！這傢伙到處製造混亂！我找他去。

忠嫂：A，你先靜靜，難道大家想不出一些法子。

陳：我就是要繼續上課！

忠：誰不想，只是他結交的人物，有些相當棘手。

忠嫂：他有沒有提起幾時搬遷的問題！

忠：沒有，不過，我看他很可能這樣做。

忠嫂：阿陳，你叫大家出來一下，這件事應該多些人來談談。

陳：好！（去把所有的人叫出來）

忠嫂：順伯，你有風濕病，就坐在那邊吧！不用過來了！

蔡媽：忠嫂，出了什麼事！

忠嫂：錢老板來過了，他說我們這裡不適合孩子讀書，應該到他介紹的地方去。

福哥：放屁！像他那種人，能介紹些什麼好地方給孩子。

順：他兒子穿得古里古怪，又不見他去介紹。

福哥：錢老板在這一帶也算出盡了風頭，這次我們來

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蔡媽：還是給阿陳教的好！自己人教總是比較放心的。

忠嫂：大家決定這樣辦，我們就這樣辦，阿陳你呢？

陳：我一定教下去。

順：這一次啊！姓錢的不氣壞那半把白頭髮才怪呢！（燈暗）

三天後，同樣地點，忠嫂正要進房。

陳：A，忠嫂，今天沒有去賣冰水啊！

忠嫂：昨晚一直到今天下午，整隻腳痛得不能動，最近老愛下雨，我的老風濕又發作了。

陳：明天我跟爸爸討些藥酒來給你，那是一位工友送的，相當好用，家裡還有半瓶。

忠嫂：你爸爸不要用啦！

陳：爸爸現在好了一點。

忠嫂：你婆婆怎樣了，不跟你父親吵了吧？

陳：沒有了！不過也還有一些埋怨。對！剛才我來的時候，路邊有五個流氓圍着我，想要找事情一樣。

忠嫂：不是我們這一帶的？

陳：應該不是。這一帶的流氓比較臉熟，而且在自己的地頭上，他們也很少為難進進出出的人。

忠嫂：我想也是這樣！會不會是外面來的？

陳：我猜是，他們看來是針對我而來。然而又沒什麼理由，只是叫我眼睛要亮一點，別找麻煩。

忠嫂：你看和三天前錢老板的事會不會有關連？

陳：嗯！拉在一起來看就比較合理了。

忠嫂：那幾個流氓的話好像在暗示你。

陳：是，我看準和姓錢的脫不了關係！

忠嫂：發生了這件事，今晚大家應該再談談！說不定以後還會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呢？

陳：嗯！那些孩子呢？

忠嫂：還用說，這幾天都聽日本時代的故事聽到入神了！

陳：（走到順伯的門口）喂！上課了！（忠嫂入房）

順：上課囉！上課囉！唉！茶都光了！只會聽故事，就忘了倒茶，不講了，快去上課。

陳：來！來！快坐好來！（孩子們掏出簿子）昨天講的那篇蜘蛛織網還記得嗎？

孩：記得。

陳：好！我問你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應該向蜘蛛學習？

小蔡：我知道。（其他孩子也舉手）

陳：好！小蔡，你先說說看。

小蔡：蜘蛛牠不怕困難，大風吹破他的網，牠馬上就補，又吹破了，牠又補，這種堅持的精神我們要學習。

陳：對了！我們應該學習蜘蛛那種不怕困難，堅持到底的精神。

忠兒：陳哥哥，有個問題我不明白？

陳：你說，其他人想想看。

忠兒：我記得上次你教過我們，有困難要大家互相幫助，為什麼看不到有別的蜘蛛來幫助呢？

陳：這個問題提得好！為什麼看不到其他蜘蛛來幫助呢？誰知道？（孩子都無聲，顯然這個問題不容易）大家有沒有看見很多隻蜘蛛住在一起？

孩：沒有。

陳：蜘蛛不是喜歡合群的昆蟲，合群知道是什麼嗎？就是大家在一起生活，你們知道什麼昆蟲是喜歡合群的嗎？

大福：我知道。（其他孩子也都舉手）

陳：你先講。

大福：蜜蜂。

陳：還有嗎？

小妹：有。

陳：你來。

小妹：螞蟥。

陳：對了！我們人呢？

孩：也是合群的。

陳：不過，我們會和錢老板他們合在一起嗎？

忠兒：不會！我媽媽說錢老板是不好的人，不要學他。

小妹：我公公很討厭他。

陳：為什麼？

小妹：他亂加我們的房租。

陳：還有嗎？

小順：還有，他不要我們上課。

陳：嗯！對了！對了！

（突然間，隔壁音樂聲大吵）

陳：忠兒，你到隔壁去，跟他們說我們在讀書，請他們開小聲點。

（衆人跑出來）

五：發了神經呀！開得這麼大聲！

蔡媽：隔壁幾時裝了電唱機？

順：一定是吃錯藥了！

忠叔：隔壁本來是住一個青年人的嘛，這幾天好像不在了。

忠嫂：會不會是錢老板叫他搬了！（忠兒進）

忠兒：陳哥哥，隔壁那個阿飛打我。

忠叔：什麼事情打你？

忠兒：我說我們在讀書，請他小聲一點，他說令伯喜

歡，怎麼樣，說完一巴掌打在我的臉上。

忠叔：這人也太過份了，我過去找他。

飛A：（進場）不用過去了，我就在這裡。

陳：啊！原來是你呀！

飛A：哦！原來你在這裡教書，真巧啊！

忠叔：阿陳，你認識他？

陳：認識！剛才我來的時候，他和另外四個攔着我，叫我以後眼睛要亮一點。

忠：他媽的，忠兒，是不是這個人打你。

忠兒：是！是他。

忠叔：喂！你幹什麼打我的孩子？

飛A：誰叫他破壞我們聽唱片的興趣。

五：你們開得這麼大聲做什麼？

順：我人老耳聾，還以為是鬼在叫，原來是你們這些人。

飛A：為什麼不可以大聲？

忠嫂：你知道會吵到別人的嘛！

飛A：怎樣，還沒有到十點，你不爽可以去告我，我等着你。

陳：告你，你就想。

飛A：怎麼樣，想打架？

忠嫂：我看這人不懷好意，是存心來搗亂的。

忠叔：他媽的。（沖向前）

飛A：（退後）進來！（門外進來了三個阿飛）

飛B：怎樣了，想找人打架呀！

陳：對了！就是他們這四個，還有一個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飛B：你靜。

陳：你們太蠻不講理了！

忠叔：不要多說了！他媽的！（忠叔再沖上前）

錢：什麼事這樣吵，我在老遠就聽到了！

忠嫂：是你呀！錢老板，這次你還有什麼事？

錢：哦！沒有！沒有！

順：你也正閒得像隻弄胖了的狗！唉，我年老糊塗，怎忘記你不是狗，錢老板，你不會怪我吧？

錢：（口吃）哦！人有……有失言，唉，沒什麼，沒什麼。

忠叔：錢老板，你沒有事就請走，我們這裡有些事情。

錢：什麼事啊！哦，原來有客人啊！

陳：什麼客人，有心來搗蛋的。

錢：來搗亂的啊！喂！你們是那裡來的，怎麼跑進

人家的家來？

飛A：我們在聽唱片，他們叫我們開小聲，這是什麼理由？

錢：（看看手錶）還沒到十點，忠叔，這就是你們的不對了。

陳：什麼不對！我們在讀書嘛。

錢：哦！讀書的事啊！忠叔，我早就跟你說過，這裡不適合嘛！你又不聽我的話，你看，現在出事了！

忠嫂：錢老板，今晚你就爲了這件事啊！

錢：我也是爲了大家好啊！

忠嫂：你是說你知道今晚將會發生這樣的事？

錢：不！不！不！我又不是神仙，怎會知道今晚將會發生這樣的事呢？而且我剛才已經說過，我是聽到吵聲才進來的嘛！其實，我本來是要去找一個朋友的，他就住在附近，我當然會經過這裡嘛！

忠嫂：太巧了吧！錢老板！

錢：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忠嫂：什麼意思你自己知道，隔壁本來是住一個青年的，什麼時候搬來了這幾個流氓？

錢：這我怎麼知道！房子雖說是我的，不過却完全交給我弟弟去料理，我是完全不懂的，況且我是有生意的人，交的都是有點頭面的，怎麼會和流氓搞在一起？真是笑話。

（門外突然響起啊啊聲）

飛C：小力……小力點。

五：阿福，什麼事？

福哥：我剛回來，看見他拿着一把小刀在刺忠嫂的三輪車的輪胎。

陳：啊！這個阿飛剛才就是和他們在一起攔着我的人。

忠叔：他媽的，這伙人真的是來搗蛋的！

福哥：原來是來搗蛋的。（說完用力把飛仔的手扭住）

飛C：喂……痛……痛……呀！喂！不是我要的呀，是……是。

錢：住口！

飛A：他媽的，忘記了！（一脚往他的腹部踢去）

錢：福哥，你放了他吧！幾個輪胎沒有多少錢，我賠給你算了，還是不要跟這些人惹麻煩好。

忠嫂：姓錢的，原來你幹的好事！（抓起一把掃把，衆人也拿起椅子，往群飛及錢打去）

錢：忠嫂，你敢打人，小心我告你。

陳：別跟他客氣。

（忠嫂一掃把打過去，正中錢頭）

錢：你真的動手？

忠嫂：姓錢的，你給我滾，同去找你的人商量吧！還有什麼花招儘管來！

錢：你……你等着瞧吧！走！

（燈暗）





# 老枯樹的話

洛克

一道夕陽的殘淡  
斜斜地落在  
神王廟前

每一個傍晚  
神王廟前  
都淹沒着絲絲的哀傷

你看見了嗎？  
那個斜着頭的孩子  
坐在廟前的老枯樹上

老枯樹的身上  
有被他用石頭敲打出雜亂的圖案

他的頭髮沒有光澤  
彷彿是用枯草織成的鳥巢一樣

他小小的眼睛  
已失去了光芒  
像玉石蒙上灰塵  
像星星遇着了濃雲

他那稚氣的臉兒啊  
是誰這般殘酷  
給他塗上陰霾的晦暗

九歲了  
那漫長的歲月失却陽光  
他的憂郁因此和大人一樣  
深深 長長 漫漫

老枯樹知道他的過去  
知道他的現在  
老枯樹一直是他的伙伴  
聽他回憶那可怕的已往  
也只有老枯樹  
才知道他的心  
是怎樣地默想

也只有老枯樹才清楚  
這麼一個九歲的孩子  
從來也沒有一滴淚水出眶

除了老枯樹  
誰都不知道  
他的心是個什麼模樣  
因為他沉靜得像一座可怕的鐵山

且讓老枯樹  
把激動的心懷按一按  
然後  
一字一字地講  
-----

小牛出世的時候  
天空沒有半點亮光  
風雨籠罩着河山  
雷電敲打在天上

冷冷的夜晚  
一聲聲嬰兒的啼叫  
極力要刺破重重的黑暗

牛叔和牛嫂  
摸着孩子濕濕的臉  
四眼相投  
各自咬緊了牙關

老祖母聆聽着那一陣陣啼聲  
她的心房感到一陣陣溫暖  
祖國乾瘠的土壤  
又將多出一株綠色的幼秧

沒有牛奶粉  
沒有玩具槍  
只有老祖母瘦削的手掌  
捧着稀粥半碗

日子就在  
那一口口啜飲中  
淡淡地爬了過去

牛叔從一個工地  
到另一個工場  
暴跌的膠價把他逼了出來  
因此就得躲躲閃閃  
從來也沒有一處  
能夠做得久長

停工的日子  
牆角那個黑沉的破米缸  
便愛在他的眼裡亂闖  
孩子的哭聲  
也老是挨向他的耳旁

牛嫂從這一家  
洗到那一家  
從早洗到晚  
一堆堆衣服像高山  
把她的手掌  
洗得一點血色也沒有

勤勞又有什麼用  
他們追不上啊  
永遠也追不上  
那發瘋了的生活費  
無休止地在高漲

收入和開支  
永遠都是一把  
不能平衡的天秤

他們不是牛啊  
他們是人  
可是人跟牛  
又有什麼兩樣

打牛的鞭子看得見  
打人的鞭子却無形  
打牛的鞭子嗖嗖響  
打人的鞭子沒出聲

是牛太馴服了吧  
只會默默地沒有反抗  
還是牛太多了  
死多幾條不稀罕

日子就在鞭影中溜過  
日子就在一個個  
乾了又裂  
裂了又乾的傷口中消失

那一年  
就在那一年  
小坂房  
遭大殃  
一把火  
從天降  
前不前  
後不後  
偏偏落在木屋旁

滾滾的火焰  
像暴怒的金剛  
狂吼亂撲  
誰也不肯饒放

濃濃的黑煙  
像神燈裡的巨人一樣  
猙獰地站在半天上

呼號夾在風聲裡  
人影閃在火光中  
忿怒和悲傷  
擠爆了每一個胸膛

橫柱斷樑  
破沙厘 鐵絲網  
輕渺的煙中  
哭聲像煙一般地在瀰漫

無數人彎着腰尋覓  
儘管是一根湯匙  
一個瓦罐  
他們都珍惜地撿起  
這個家園  
那一根鐵釘不是自己親手釘上  
那一根柱樑不曾磨破過手掌

牛叔低頭盤算  
牛嫂俯身撥開裂磚  
老祖母抱着小牛  
望着煙柱出神

牛叔已經一身精光  
鄰房們也一樣淒慘  
要再找一間破爛房  
他不能靠那好聽的福利款  
走投無路他找上了大耳王

大耳王不會慈悲心腸  
借出的錢不加倍收回  
他不肯幹

“用什麼來担保？”  
大耳王的眼光尖刺刺  
大耳王的牙齒白慘慘

“這條命值得多少  
我就全押上！”  
牛叔摔了摔頭  
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牛嫂拉着他的手  
淚水已經濕了衣衫  
祖母抱着小孫子  
皺紋多了幾條在額上

一百塊錢還百二  
借了兩百塊  
每天要還八塊錢  
這條吸血繩子  
套進去 脫不來

月底到了還不清  
利上加利錢生錢  
一年就有十二個月  
兩百就要變成千

牛叔的濃眉壓得低低  
牛叔的臉孔拉得緊緊  
呼吸沒曾喘勻  
雙手從不停息

牛嫂的手掌白成一片  
牛嫂的頭腦老是昏眩  
兩腳難以伸直  
腰背快要僵硬

破衣補了便能穿  
生活苦呀拼不完  
到手的錢還沒仔細看一看  
東還西扣早就精光

生活苦呀拼不完  
就像牛叔吐不盡的濃痰  
就像牛嫂洗不完的衣裳

就在小牛五歲那年  
牛叔當上了灰水匠  
高高的大旅館  
像飯鍋裡的水泡爭着冒

牛叔拿起灰水掃  
爬上棚架半天高  
旅館建了好幾年  
棚架早就堅牢  
可憐牛叔爲了一家溫飽  
半騙半推被逼上了高樓

灰水掃剛剛提起  
嘩嘩啪啪的聲音閃電一般傳到  
棚架像一個癱瘓的老人  
軟跌在地上

在擊起的灰塵裡  
在吵雜的人聲裡  
白色的灰水  
滲着鮮紅的血漿

這消息  
比不上一百支利箭  
射進牛嫂的心田

這消息  
比不上兇殘的大熊  
把她撕成碎片

她暈倒在母親手上  
小牛抓着她的褲腳  
哭得板屋在震搖

年老的祖母  
痛苦地閉起眼睛  
顫抖着雙肩

工友們站了出來  
工友們有激動的心懷  
在他們兄弟的傷亡賬簿裡  
又加多了一筆血債

捐款的單子一處一處傳開  
慰問的工友來了一排又一排  
送來了一點一點的血汗錢  
送來了一團一團的親人的愛

報上不久又登了一宗「意外死亡」  
工友們撕毀了報紙怨恨高漲  
這戲法耍得明目張胆

過了幾天  
索債的登門來討錢  
哀求已經沒有用  
眼淚溶化不了鐵心腸

你看那  
大耳王提出什麼條件：

“牛嫂，  
聽我一聲  
憑妳這點姿顏  
還能賣幾個錢  
我大哥開了酒吧好多間  
現在想請你去賺錢”

老祖母拿起椅子  
頭上的青筋  
像一條條忿怒的青蛇  
“住口！”

大耳王噴了一口煙  
一絲陰笑閃在咀邊：  
“我大哥這一帶有勢有面  
上上下下都方便  
你還是聽話一點”

鄰居們圍了過來  
睜大着忿怒的雙眼  
手指指到大耳王的鼻尖：  
“你要是再仗勢欺人  
看我們一掌把你打扁”  
大耳王一瞧不是好局面  
刷地一聲跑得像根箭

一天又一天  
一家的重担落在牛嫂雙肩  
她磨剩一把骨  
她說話已經不能再大聲  
一個大風大雨的夜裡  
她瞪着雙眼離開了人間

神王廟前  
每一個傍晚  
都淹沒着哀傷  
你看見了嗎？  
那個斜着頭的孩子  
坐在廟前的老枯樹上

他的頭髮沒有光澤  
彷彿是枯草織成的鳥巢一樣

他小小的眼睛  
已失去光芒  
像玉石蒙上了灰塵  
像星星遇着濃雲

他稚氣的臉啊  
是誰這般殘酷  
給他塗上陰霾似的晦暗

“小牛啊，晚了！”  
老祖母在遠遠地喊

他把手插進褲袋  
低着頭走了

他將怎樣走下去  
走過他爹娘  
遺下血漬的道路？

老祖母的心裡  
比火爐更明亮  
只要有了下一代  
她就有希望  
只要小牛再大些  
她一定  
她一定要把出頭的道理講  
詳細細地講  
有頭有尾地講

那個時候  
神王廟前  
夕陽將會一團和暖  
照得大家心裡亮堂堂  
照得小牛更加勇敢

那個時候  
小牛不再憂傷  
他的眼睛要噴射光芒  
他的身子要翻轉  
他要迎接那熱烘烘的太陽光



(一)

# 椰林深處

雨川



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城市。  
它建立在山脚下，就稱為大山脚。  
由於它地居交通要衝，市面極其繁榮。  
在它的一隅，有一片椰林，住着許多人家。  
在椰林深處，傳出了一片熱鬧的聲音。  
原來是一間板屋落成了，主人入了伙，正在設茶會招待親友。

主人是個三十餘歲的青年，個子高高瘦瘦的，戴一副近視眼鏡，外表斯斯文文，對人常用一種冷漠的態度。

他的名字叫李書全，陸利運輸公司的書記，任職已有多年。

他的太太個子較矮，身材稍胖，對人却很熱誠大方。

她的名字叫王露梅，是個有三個孩子的家庭主婦。自然，她從來沒讓自己閒空着，平時也糊些紙袋，賺點錢補貼家用。

像他們這麼一個受薪階級者的家庭，要擁有一間屋子，可不容易。

還是由一些熱誠的親戚朋友的幫忙，他們才能擁有這麼一間兩房一廳的小板屋。

屋子就建築在椰樹下。

大門側有一棵大椰樹。

打開後門也是椰樹。

右邊的窗口旁邊，又是一棵椰樹。

這種前後左右都是椰樹的屋子，在這片椰林裡，比比皆是。

因為園主附帶給建屋子的人家的許多條件之一，便是不許砍伐椰樹。

可是一間小板屋的地價，他要收五百元。每年收租卅六元。

椰子成熟了，掉落下來，打在屋頂上。

大風刮過，椰葉掉落，也打在屋頂上。

李書全這間屋子，在建築過程中，就有一粒椰子掉落下來，洞穿了一片鋅板，幸虧沒傷到人。

但為了不必月月愁房租，日日看房東太太的臉色，自己和孩子們可以自自由由的出入，李書全無論如何，只好將就些。

他的屋子，就這麼地建築在這地點。

屋地的錢，來自他自己的儲蓄。

可是像他月入只有一百八十元的人，要再籌一、兩千元來建屋子，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他的妻舅，阿輝，是個建築工人，也住在椰林裡，幫他籌錢買下了便宜的屋料。

阿輝的許多工友，都來義務幫忙建屋。

陸利運輸公司的工友，起一班會，頭一期的會銀就索數給了李書全。

屋子建成後，他們自動開車來幫他搬家。

就在今天這個星期天，李書全一家在他的新屋子入了伙。

女主人王露梅，可比丈夫更加高興。

入伙的慶祝是簡簡單單的，只有一些糕餅水果和咖啡。

王露梅可為了招待來賀的親友，忙得團團轉。

李書全依舊是那麼一副不冷不熱的態度。

他看了看廳中朋友送來的橫匾，上書：「眾志成城」，心中却不很愉快。他默默地吸着煙。

趁眾人在熱鬧中，他走出屋外。

不小心絆着樹根，他差點摔一交。

一隻結實有力的手抓住他：

「書全，你還有什麼困難要解決？」

問話的聲音是親切的。李書全感激地回頭過去，答道：

「輝哥，沒什麼了！」

「我看你好像有點不高興！」

「沒什麼！」

「到底欠缺什麼？」

「唔……」

「說吧，對我有什麼不能說的？」

李書全指指四周圍，答道：

「我覺得差一道籬笆！」

「籬笆？」那個卅餘歲，又黑又粗的壯漢笑起來：「要籬笆幹什麼？」

「圍起來，比較有安全感！」

「我在這裡住了幾十年，從來就未曾感到不安全！」阿輝大笑起來，拉住李書全的手：

「來，還是進屋子裡去，跟大家湊湊熱鬧！」

「不！」李書全緊蹙着眉頭，答道：「我去買香煙！」

「好，速去速回！」

## (二)

新入伙的屋子，總有許多事情好忙的。

忙碌了一陣，王靄梅忽然想起：「為什麼我不學大哥一樣，養幾隻雞？」

她央求她大哥阿輝幫她在屋後搭一間雞寮。

雞寮建成了，就買來十幾隻小雞。

小雞終日嘰嘰喳喳，時而啄食，時而跳躍，孩子們看了高興得了不得。

李書全也感染到這份愉快。

時日易逝，不知不覺中，那群小雞長成了大雞。

一天晚上，李書全半夜醒來，聽見屋後雞寮裡有雞叫聲。

他以爲是野狗爭食雞槽裡的食物，沒去理會牠們。

第二天清早，王靄梅去養雞，看到雞寮的鐵絲網被剪破一個大洞，不見了五隻大肥雞。

她嚷了起來。

李書全聽到嚷聲，趕到屋後，知道了是發生什麼事，他感到心痛起來。

五隻肥雞，是從初出蛋卵的小雞養大的，現在每隻足足有三斤重，三五一十五，十五斤雞，按照時價可值廿餘元，怎不教人感到心痛？

「我早知道這裡的人都不可靠！」李書全埋怨起來。

「那時有圍籬笆，就不會有這種事！」他說。

「我認爲右隣那幾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最可疑！」他近乎武斷地說。

恰巧右隣那間屋子有人走出來。是他所指的孩子的母親。她有三十餘歲，是個建築工場的女工，所以長得很結實。李書全建屋時，她有過來幫忙，人很沉默寡言，李書全對她沒有印象。她的丈夫，不知犯了何罪，被「扣留」起來，已經有五年了，既沒有正式審訊，也沒有釋放。這個女人，就只好自己去工作來維持這個家庭。

她聽見李書全的話，抬頭起來錯愕地看着他，半晌，又回到屋子裡去。

李書全有點後悔自己的鹵莽，既沒有人証又沒有物証，怎麼可以這麼武斷？但心中的不痛快，又非發洩不可。

阿輝趕了過來，問清楚了是什麼回事，抓着他又粗又短的頭髮，詫異地說：

「奇怪，這是很少發生的事！」

「人心叵測呀，大哥！現在人窮了！」

「胡說，窮人骨頭硬，不會做這種事的！」

「不窮怎麼又來偷雞？」

「一定是被生活所迫！」

「那當然是他太窮了！」

「可是他爲什麼會被迫得動手去偷人家的東西呢？你思考過沒有？」

「這個……」李書全感到語塞。

王靄梅過來打圓場：「東西已經不見了，懷疑這個懷疑那個，都沒有用！下次自己小心些好了！」她轉向阿輝：

「大哥，進來喝杯咖啡吧，剛泡的！」

「好！」阿輝爽快地說：「喝了咖啡就要趕去上工了！」他對李書全說：

「噢，你不吃早點，好上工囉！」

「唔！」李書全滿心不高興地進入屋子，默默無言地吃着早點。

## (三)

不知不覺中，李書全在這椰林裡已住了半年。

半年來，他和隣居們熟悉起來。

那些隣居，有小販、有建築工人、有囉哩司機……還有他的一些工友，都住在附近。

不過，有一點使他無法與人水乳交融一般地融洽。

那便是他那種知識份子自視過高的缺點。

「他們是什麼東西？都是粗人！呸，粗人！」

他常常這麼想。

因此，他很少與人來往。

他按時上班，按時回家。獨自一個人走，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跟人家打招呼。

其他時間，則深居簡出，不理會隣人的事。

王靄梅可不是這樣。

服侍丈夫、照顧孩子、糊紙袋，已經夠她忙了。可是她仍常常抽出時間到隣人家裡走動。

隣家有事，她都樂意幫忙。

像那天清姐的孩子病倒，清姐却非去上工不可，她自動地過去替她看顧孩子，替她帶孩子去看醫生。

做丈夫的難免噙噓幾句。

「人家清姐，一個女人工作來養家，孩子有病，做隣人的有過去幫忙的義務！」

王靄梅反駁道。

「那些孩子，都是賊種！」李書全氣沖沖地說。

「別冤屈好人，我對你說過多少次了，雞絕對不是清姐的孩子偷的！」王靄梅認真地說。

「好，等你不見更值錢的東西，你才知道！」

李書全在無話中頂出了這句話。

「你以爲人家清姐的孩子像你想像中的那樣壞？真是善惡不分的糊塗蟲！」

「你罵我糊塗？」

「心眼中只有自己，沒有別的人，怎不糊塗？」

「我看真正糊塗的是你，裡外不分的！」

「同一階級的人，都是一家人，什麼叫做「裡外不分」？」

李書全正想找話反駁，有幾個人闖了進來，領先

的一個問：

「什麼糊？是漿糊或是膠水糊？」

李書全抬頭一看，倒抽一口冷氣：

「又是他！」

「大哥，」王靄梅上前親熱地招呼一聲：「今天怎麼得空？沒上工吧？」

「原先那份工程已做完，這幾天在等新的工程接洽清楚才動工！」

「嘩，你們這麼多人來，阿清、阿海，都請坐好！」

阿清、阿海毫不客氣地在椅子坐下。

「書全今天沒上工？」阿輝向李書全問道。

李書全冷冷地答：

「今天禮拜！」

「唔，我倒忘了今天是禮拜，真糊塗！」他解釋道：「其實，這幾天被許多事情忙昏了腦袋！」

「沒工作，還說忙？」王靄梅含笑地問。

「你不知道嗎？還差一個多月便是農曆新年了！」阿輝答。

「對了，農曆新年時要去那裡玩嗎？」王靄梅問。

「這麼大的年紀，還說去玩？倒不如趁幾天閒遐，多跟朋友聯絡！」三十幾歲的人了，感情還跟年輕小伙子一般地熱烈。

「那你們這幾天忙些什麼？」王靄梅問。

「你沒忘了還被扣留的那些朋友？」

「當然沒忘的！」

「就是爲了要籌錢給他們買禮物呀！」

「對了，你們每年都有給他們買禮物嗎？」

「當然每年都有。這就表現我們無時無刻都忘不了他們！」

「過去在同一條線上奮鬥的朋友，如今失去了自由，我們不能不表示一點關懷！」阿清揷咀說。

「你的生活也沒好過！」王靄梅同情地看着他。

「被限制在大山腳內，方圓不過幾英里，好在他們的監牢有形而我的無形！」阿清苦笑着說。

「限制期限快滿了吧？」

「還差幾個月。可是期限滿後還會延長的！」

「真糟糕，要去外地工作也不能！」

「可不是嗎？半年前阿輝他們在北海承接到工程，我因爲申請不到准証，就不能去！」

「阿海，你弟弟那樁事怎麼了結？」王靄梅轉向阿海問道。

那個留着海軍髮型，臉圓身圓的年輕人答道：

「他是受人連累的！」

「他的同伴都沒事，只有他有事？」

「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家那有錢替他開脫？」

阿輝向他問道：「奇怪，阿山是個很老實的人，爲什麼也會去參加幹那種事？」

「這叫着逼上梁山！」阿海說道：「本來他是不

想去的，都是他的朋友慫恿他去。還有那個財副，平時收入咖啡錢，敲榨百姓，也括了不少造孽錢。我弟弟一時糊塗，以爲他得來的是非份之財，也就去參加一手，不幸只有他一人被判坐監！」

「因爲他想替天行道！」阿清揷咀開玩笑。

衆人都笑了起來。

「對了，說正經事吧！」阿輝轉向李書全：「書全！」

「什麼事？」李書全正默默地在一旁抽着香煙，對他們的談話不感興趣。

「你想捐多少？」

「捐什麼？」

「買禮物送給我們的朋友！」

一句話來到李書全的喉頭，幸虧他及時收回。那句話便是：「我對政治沒有興趣！」要是這句話說出來，一定會招來批評。其實，他自個兒也明白，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人，畢竟是合群的動物。爲了爭取大多數人的利益，許多人就應該站立在一致的陣線上，不能說什麼自己對政治沒有興趣，就不予理會的。明知錯誤，他却不願改正思想，只說：

「公司最近出了很多事，迫得裁員減薪，恐怕我也……」

「你們公司出了什麼事？」

「第一件，老闆的兒子在外國唸書不成，回來了，老闆替他娶了親，安插在公司裡，領一份每月四百元的乾薪。工人却普遍地減薪！」

「還有？」

「第二件，一連兩輛車出事，一輛車上被發現藏有私貨，連車帶貨被扣留！」

「另一輛呢？」

「另一輛由於老闆親自下令趕工，一個深夜，在怡保附近撞毀了！」

「那司機死得好慘！」王靄梅接口說。

「可不是嗎？他那年輕的妻子，還有滿頭白髮的母親，都哭得死去活來！」

「爲了趕賺錢，就害死了一個年輕人！」

「天下老闆那一個有良心的？」

「講良心就發不了財！」

「錢，錢，私有財產制度，害死多少人？」說着說着，他們又回到正題。

「書全，多少捐一點吧，表示一點心意！」

「公司最近常拖欠薪水，我手頭緊！」

「那沒關係！」

王靄梅說：「我捐十元！」

「你？」

衆人驚訝地看着她。

「是的，十元！」王靄梅回房取錢，交給阿輝。

「謝謝你！」

「還用說這種話嗎？」

等他們走後，李書全向王靄梅問道：

「爲什麼你這麼傻，你知道十塊錢要糊多少個紙袋？」

「傻？假如人人像你一樣，窮人永遠不必翻身了！」

#### (四)

一天下午，李書全在辦公室裡，忽然受到新上任的老闆兒子無理的訶責。

那是一件不是他所犯的錯誤，却被大聲地罵爲：「飯桶！」

這是他工作七、八年來未曾受到的侮辱。

當時，他想頂撞他：「你在外國唸了幾年書，花了幾萬塊錢，却連一個學位也沒考到，你豈不更是大飯桶？」

他也想即刻辭職。但轉念一想：

「辭了職，我要去那裡找一份同樣的工作？雖說每個月一百八十元，幾年來薪水沒有加過，但也夠一家的溫飽呀！爲了這個家庭，也只好忍受這口鳥氣了！」

於是，他按捺住即將發作的脾氣。

但整個下午，他的情緒壞透了。

既然無心工作，他索性擱下賬簿，暫時出去外面咖啡攤喝杯咖啡。

外面炎陽高照，天氣酷熱。

樹蔭下雖有習習涼風，可是吹拂不去他心中的熱氣。

「爲什麼我們做牛做馬，替人賺錢，還要被人罵爲飯桶？」

他感到憤憤不平。

對面馬路旁，有一排新屋子在建築中，許多建築工人，不辭勞苦地工作着。

李書全發現清姐也混雜在工人群中，挑着水泥，沿着踏板一步一步往上爬。

工頭則虎視眈眈，站在一旁督促着。

沒有人敢偷懶，也沒有人能鬆下手歇一歇。

他們只默默地工作着。

「只爲了幾塊活命錢，他們就必須拼命工作着，那又爲什麼？」

「工人階級，獻出最大的力量，得到最少的酬勞，特殊階級則坐享其成，這又是什麼道理？」

涼風一陣陣吹來，使他越想越頭昏腦脹，整個腦袋彷彿要破裂一樣。

香煙一根緊接一根地抽着，可是無法消除他心中的煩悶。

忽然，有人行近他桌旁，問道：

「財副，怎麼你在這裡？」

李書全抬頭一看，原來是他一個同事，名叫阿發，不覺詫異地問：

「噢，阿發，怎麼這樣早就收車了？」

「出事啦！」

「出了什麼事？」

阿發不答，自顧在李書全對面的椅子坐下，叫了一瓶可口可樂，掏出香煙，慢條斯理地點燃了，吹出一口煙，說道：

「在太平出事！」

「出了什麼事？」

「後輪有兩條膠輪已經沒花，早就該換，早上出車前我就向頭家仔報告，可是他說再跑一兩趟無所謂。今天又是載一車貨出門，超重了，頭家仔吩咐說，遇見警察就塞幾塊錢給他。中午在太平遇到檢查站，警察先發現膠輪沒花，又懷疑超重，要拉去秤車。我打算塞錢給他，誰知那傢伙正熱於擢昇，不肯接受金錢，那就只好連車帶貨被扣留了！」

「你跑回來？」

「唔，回去叫頭家仔自己去處理！」

「對了，怪不得他剛才向我大發脾氣！」李書全恍然地說。

「他對你發了什麼脾氣？」

「那是一點賬目上的錯誤。其實，那也不是我的錯，是他自己的錯，他竟罵我飯桶！」

「豈有此理！」

「奇怪，爲什麼自從他回來擔任經理職位之後，公司裡一切事務，搞得一團糟！」

「那種空讀書，沒有半點實際經驗的人，除了會指責別人，能做得了什麼事？」

「恐怕還有其他原因！否則，公司沒有理由買不起膠輪的！」

「當然有。像他老子，活了一把年紀，還要金屋藏嬌，那不需要錢？」

「還有頭家仔夜夜到公館豪賭，一擲千金，毫無吝色，那也是大漏洞之一！」

「苦就苦了我們這些做工的。上個月的薪水還沒發清，這個月就將到月底了！」

「聽說他們打算取消年底花紅！」

「假如他們敢這樣決定，我們大家不幹！」

「這個……」想到家庭，李書全臉有難色。

「有手有腳，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阿發豪邁地說。

「唔！」李書全漫不着邊際地答。

接着，他把視線移到那群在烈日下工作的建築工人。

工人們沉默地建設着，造成了社會的繁榮。但採摘他們的勞動果實，去過花天酒地的生活的人是誰呢？爲什麼沒有人回答他這問題？

李書全默想着。

一個女工，挑着一担水泥，吃力地爬上那踏板。

清姐也挑着一担水泥，跟在她背後。

忽然，踏板一歪，行前的女工跌了下來。

清姐也跌在她身旁。

先跌下的女工一時昏了過去，清姐也跌傷了手，鮮血涔涔而下。可是，她不顧自己，急忙動手去扶那昏倒的女工。

許多工友，都放下工作，匆匆趕了過來。

阿發說：「那邊有人跌倒，我去看看！」說罷匆匆離去。

那邊也傳來清姐的聲音：「快救護她，快救護她！」

「你也受傷了！」有人說。

「你們先救護她，我不要緊！」清姐大聲地說。

這一刹那，可使李書全怔住了。清姐那種不顧自己，只為別人的精神，是何等偉大！那是多麼高大的形象！也只有勞動階級才有的！

他怔怔地坐着。

受傷者被扶上一輛汽車，送去醫院，阿發才走過來。

「又兩個受傷者！」

「傷得重嗎？」

「那個年老的看不出明顯的傷處，不過昏了過去。倒是那個年輕的，手上鮮血直流，還只顧搶救別人！」

李書全慚愧地想：「我是多麼的卑劣呀！我想到的只是自己，那像清姐，阿發，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人，時時刻刻，都在照顧別人！我配得上稱是一個有思想，有智識的人嗎？」

### (五)

要來的事情終於來了。在農曆新年前十天，李書全接到解僱的通知。

沒有什麼理由，只多拿一個月的薪水，他就這麼地被解僱了。

其實，這一個月薪水的補償，不過是等於他全年工作應得的花紅！

這是什麼道理？

他氣憤得混身發抖。

但他不是個堅強的人，接受了薪水和補償金，在薪金簿上簽了名，疲憊不堪地離開這個他工作了多年的地方。

在車廠大門口，他遇見了阿發，阿發發現他神色不對，趨前問他：

「財副，你怎麼了？」

「我被解僱了！」李書全疲弱地說。

「什麼理由解僱你？」

「我不知道！」

「有給補償嗎？」

「一個月薪水！」

「一個月薪水？那只等於你全年的花紅？」

「唔！」

「不合理，急景殘年，憑什麼辭退工人？這是什

麼規矩？去，同去找他們理論！」

「這……」

「別怕他們，跟他們爭到底！要吃人也不是這種吃法！」

阿發的吵嚷聲，引來其他工友的注意，他們都圍了上來，詢問發生了什麼事。

李書全據實說了。

他們都嚷了起來：「不合理，去找他們理論！」

但素來怕事的李書全，終像一粒洩氣皮球，嘆了一口氣，說道：

「算了！」

「算了？沒這麼容易！應該讓他們知道，工人們是不可以欺負的！」

「我們拼了性命，賺錢給他們去過花天酒地的生活，還把人當作狗一般看待，不高興時就一脚踢走，這是什麼道理？」

工友們的嚷聲越來越激昂。

李書全總鼓不起勇氣，還是那一句：

「算了，算了！」

「你打算被白踢？」

「到了人家不喜歡，橫豎難免一踢，鬧下去大家無益！」

「這是什麼鳥話？我們工人豈可平白被人欺負？」阿發嚷道：「何況你並沒有過錯！」

「財副，你要明白，你這次被辭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打算安插頭家仔的小姨進來代替你的位置！」另一個工友說。

「讓她來吧！」李書全說：「阿發，我有一件事要拜託你！」

「什麼事？」

「當時我為了建造屋子，你們合了一份會給我，我現在還欠一百六十元的死會。這些錢，我全部交給你，請你替我填還工友！」

「什麼話？你已經失業了，生活上需要用到這筆錢，你還是留下來自己用吧！」阿發說。

「不，謝謝你們，我明白大家都是辛苦的！」

「可是你比我們更需要用錢！」

「等我沒錢時，才找你們幫忙！」

「別收他的錢，讓他留着用！」一個工友說。

「是的，已經失業了，就別計較這些了！」另一個工友說。

「別婆婆媽媽的，你留下用來對付生活要緊！」阿發一個勁兒不肯收。

「這些錢，是大家工友的錢，假如你們肯通融我，就等你們商量後才借給我！」

「我可以代表全體工友的意見！」

「不，還有許多工友出車未回，等他們回來後才商量！」

「你這個人，真是……」阿發沒法，只好暫時

收下那些錢。

「謝謝你們這幾年來對我的照顧，我永遠忘不了你們的友誼！再見！」李書全悲愴地就要走。

「慢着，財副！」阿發追上他。

「你日後的生活怎辦？」

「再找一份工！」

「你有把握嗎？」

「這要請你們幫忙介紹！」

「好！」阿發答應了。

其他工友也答應道：「我們一定幫你留意一下。」

他走後，工友們紛紛議論起來。

「急景殘年，辭退工人，太不合理！」

「還不是頭家仔爲了方便索油？」

「還有呢，他們想免了財副的花紅！」

「財副的人太懦弱了，吃了虧也不敢反抗！」

「他爲人還算不錯，只是對人太過冷漠一點！」

「他是個極守信用的君子呢！」

「這種人只好永遠吃虧！」

「我們工人，還不是永遠在吃着虧？什麼時候，我們翻身了，才有平等的日子？」

阿發右手捏着拳頭，狠狠打在左手掌上，說道：

「哼，假如今年他們敢取消花紅，就有得好瞧了！」

「對，我們不應該像財副那樣，白白吃虧，一點也不敢反抗！」

## （六）

李書全回到家裡，實在感到疲困不堪。

王靄梅看他臉色不對，連忙上前問道：「你怎麼啦？」

「沒什麼！」李書全捏捏頭，不敢將被辭退的事告訴她。

「你病了？」

「沒有！」

「爲什麼你的臉色這麼難看？」

「我有點累！」

「去看醫生吧！」

「不必，歇一會就好！」李書全往臥室走去。

王靄梅不放心地跟着他走進臥室，看着他躺在床上，問道：

「你究竟是那兒不舒服？爲什麼不肯對我說？」

「沒什麼事，只是累，想休息一會！」

「好吧，你躺一躺，我看是感冒吧，讓我泡一包涼茶給你喝！」

王靄梅正在泡涼茶的當兒，她哥哥來了。他踏入門，劈頭便問：

「書全呢？」

「在睡覺！」

「聽說他被炒魷魚了？」

「真的？誰說的？」王靄梅驚訝地問。

躺在房間裡的李書全，聽見他們的對話，不覺怪

起他妻舅多事起來。

「我本想瞞住她，爲什麼你這麼多事？」他想。

阿輝自顧說道：「阿發對我說的。他說因爲他們的頭家仔要起用自己的小姨，便無故地辭退書全！」

「真的？」

「還會是假的嗎？」

「爲什麼他不肯對我說？」

「他沒告訴你？」

「唔，不過我看他臉色不對，問他原因，只說是太累！」

「書全這人也是，什麼苦都要自己擔當！」

「他就是這副脾氣，不然你看他跟什麼人都合不來！」

「他的人骨頭硬，還有點自負，不能跟同一階級的人打成一片！」

「這是自鳴清高的結果！」

「說實在的，自鳴清高對自己，對別人是連一點好處也沒有。這也是智識份子的大缺點。今天他吃了虧，竟謝絕大家的幫忙！」

「我看他實在太累了，讓他歇一歇也好！」

「日後的生活怎辦？」

「還不致於斷炊！」

「那好極了，有困難時對我說！」

「不知他願不願讓你幫他找一份工？」

「不管他願不願意，我都會替他留意的！」

「唔，謝謝你！」

「我工作還忙着，晚上再來看他！」

「好，不送了！」

「晚上見！」

他們的對話，都被李書全聽得清清楚楚。他想起許多工友熱心的幫助他，還有阿輝放下工作趕來探問他，這些都是工人階級無私的愛呀！爲什麼過去我把自已關在自築的圍牆裡？自鳴清高，眼中只有自己，沒有別人？這是多麼大的錯誤！想到這點，他不覺慚愧得要覓個地洞鑽進去。

## （七）

李書全失業了，同時也病倒了。

這雙重打擊，使他整個人憔悴下去。

但是，許多工友、隣居，都先後來探問他。

難得的是清姐也帶了一包果子來。

李書全不禁深深的感到慚愧。

「清姐，」他訥訥地說：「請原諒我過去的錯誤，那一回，我竟誣賴你的孩子偷竊，真是對不起。」

「那是過去的事，還提它幹什麼？」

「可是，我覺得很對不起你！」

「我和孩子們，不都是好好的？其實，靄梅這一年來，對我的幫忙才多呀！像幾個月前，阿牛生病，我又逼着要去工作，幸虧是她替我帶他去看醫生。你曉得中央醫院多麼難等，害她花了一個早上的寶貴時

間，才討到一瓶藥水和幾粒藥丸！」

「那是隣居份內的事，你別忘了你曾來幫忙建屋！」

「所以，你必須靜心養病，等養壯了身體才去工作！」

「我很慚愧，過去一向自鳴清高，自命不凡，落得和大家都不能融洽相處。那天，我看見你跌傷了，還搶着去救人，真使我感動！」

「興嬌年紀比我大，也比我跌得重，我應該先盡力幫助她！」

「這就是我應該向你們學習的地方！」

阿輝不時帶些食物來探望他，不斷慰問他，要他靜心調養。

李書全覺得自己過去對他成見太深，老覺得他受教訓人，惹人討厭。其實，這正是他熱心對人的原故。

「輝哥，你替我介紹的工作有眉目嗎？」

「你是生病的人，還提工作幹什麼？」

「我雖然生病，可是我的病會好的。同時，我也不能長期失業下去，讓露梅獨自維持這個家，所以……」

「所以怎樣？」

「只要你肯介紹工作給我，什麼勞苦的工作我也願幹！」

「真的？」

「真的！」

「好，一言為定！」

「我正要向多方面學習！」

除夕晚上，阿發和幾個工友一同來了。

他們圍坐在李書全的床前。

李書全的病已經好了，可以起床陪他們談話。

王露梅泡了咖啡，笑吟吟地捧給他們。

「書全，」阿發這回不叫他「財副」了，因為上次他來，李書全就請他別叫「財副」，那太難聽了。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上回公司傳出今年要取消花紅，你記得嗎？」

「唔，記得！」

「到了上個星期，公司方面對花紅的事仍沒動靜，我們忍不住了，便派出代表向他們詢問？」

「他們怎樣答覆？」

「他們不肯正面答覆。」

「後來怎樣？」

「到了前天，已是農曆廿七了，過了送灶神的日子，我們也應該採辦年貨，跟大家一樣過一個農曆年。於是，我們再派出代表，去詢問到底要不要發？」

「公司方面的答覆是過幾天！」

「他媽的！往年未到十二月廿四日就發花紅，今年過了好幾天，還說過幾天，教人怎樣採辦年貨？孩

子們都不用買新衣了？於是，我們商量後，決定公司一天不發花紅，就一天不出車！」

「公司方面慌了，就連忙發出，而且不敢少一分，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月薪水！」

「好極了！」李書全興奮地說。

「工友們應該團結一致，才能得到勝利！」阿發說。

然後，他從荷包中掏出一束鈔票。

「那是什麼？」李書全訝然地問。

「大家工友也一致決定，將你未還的會銀，全部交還給你，作為新年的費用！」

「怎麼可以？」李書全不肯接受。

「這是大家工友的意見，你不肯接受，就是瞧不起我們！」阿發說。

李書全只好感激地說：「謝謝你們！」

他們走後，阿輝再來李書全家裡，帶來許多年貨。

王露梅不肯接受，阿輝生氣地說：「我們兄妹之間，還分什麼彼此？」

她也只好接受了。

李書全送他出門時，阿輝問他：「你願意到我們工場去工作嗎？」

李書全毫不猶豫地答：「願意！」

「那麼初四去開工？」

「好的！」李書全答得很堅決。

在大門口，阿輝又站住，回頭過來，向他問道：

「你這間屋子，還欠缺什麼嗎？」

「欠缺什麼？」李書全莫明地問。

「會不會欠缺一道籬笆？」

李書全赧然地答：「不會的，經過你們這麼熱誠的照顧，使我學習到許多新的道理，還要籬笆幹什麼？」

「對，工友之間，是不應有籬笆，更不應自築籬笆的！」

「我明白！」

一片歡樂聲，响徹椰林深處。……



# 文藝界的鴉雀們

晁戮

在寓言或童話裡，烏鴉和麻雀都是一些卑劣的角色。然而在人類的社會裡，牠們又何嘗是什麼有益於人類的動物呢？先說麻雀吧，牠們全身灰色，飛來飛去儘是人家的簷下，一天到晚的吱吱喳喳，真叫人心煩；而牠們的危害性卻在於窃取人們晒着的食物或田地裡的農作物，所以在鄉村地方，人們是要消滅牠們的。

那麼，烏鴉呢？有人就更為「烏鴉咀臉」下過注腳，說是什麼「猙獰面目」了。但是，烏鴉的可惡，倒不完全在於牠們身體的烏黑或是什麼「猙獰」之類，其危害的嚴重程度往往要超過其形體的醜惡，這是可以從巴生鴉患嚴重終不得不要派出射擊隊去射殺的事件，便可知道了。據生物學家說，烏鴉是喜與垃圾和腐物為伍的鳥類，牠們吃的是死老鼠和小動物的屍體，由於和人類接近，那麼一些傳染病便由牠們傳播開來。如果沒有小動物的屍體，烏鴉便轉向一些幼小的家禽和家畜下手，因此人們養的小雞小兔便要遭殃。不僅如此，在巴生就曾經發生過烏鴉傷人的事件。或許是人們過於慈悲的吧，多年來任由烏鴉大量的繁殖，所以在巴生終日都可以聽到鴉噪聲，而這些東西在飽食之餘，便到處拉屎，所以，晒台上的衣服或食物和街上的行人隨時都會受到鴉屎污染的可能。

照上述所舉出的事實來看，烏鴉和麻雀這些對人類有害的動物，牠們何嘗是些什麼好東西呢？但是，在文藝界裡偏有人視烏鴉和麻雀為神聖之物，認為做鴉雀反而比做人來得好些，於是捨「人」的稱號而不要，偏要以烏鴉和麻雀自居，還要分出什麼「老鴉」、「老雀」、「新雀」之類的名稱來。曾經有一位自稱「老鴉」的「文人」作了兩句歪詩，曰「劇憐新雀投林少，但見群鴉日來」，這真是可作為鴉雀派文人們的一幅群像來看了。他還為其鴉雀派的寫作者指出寫作的門徑，那就是：「新雀只要多寫，便有變為老雀的一天」。由此可見，文藝界的鴉雀們之所謂「老」，不僅是閱世已深，而是有資格高低的區別——這「老」是有價值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既然文藝界裡有人要自認是或者標榜是什麼鴉雀之類；這就可見他們的精神面貌和鴉雀毫無二致，那就是：灰色或者黑色；用鴉雀的眼光去看世間萬物，必然是灰黑一片，有時甚至是「視而不見」或「熟視無睹」了。那麼，表現在他們的作品裡面的精神實質，也難於超越出下列這兩

種色彩中的一種：灰色或者黑色。憂於世道者卻担心文藝界將會成為鴉雀們「載飛載鳴」的天下，但我卻沒有這麼悲觀，因為我以為鴉雀們雖然成群結隊地向文藝界進軍，妄於在剛正的文藝界豎起以鴉雀為誌的旗幟，污化和荼毒人們的靈魂，然而牠們那對可憐的灰黑色的翅膀能遮得住天下人們的耳目嗎？我看是不能的。「新雀投林」和「群鴉日來」，看來好像是聲勢赫然，但這種現象是暫時的，文藝界鴉雀之類的作虐，還有待於文藝輕騎隊——什文寫作者、文藝批評工作者——去批判和清除。

讓我們來看看文藝界的鴉雀們的表現，應該是有現實意義的吧。文藝界的鴉雀們大都是咀尖皮厚，善於作狀的，雖然牠們口口聲聲地在表白其作品是什麼現實主義或是大眾文藝之類，致意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然而卻難於遮掩其偽貨的本質的。固然牠們寫的也是「現實」，但所捕捉的不過是現實中平庸的、繁瑣的、孤立的、無意義的生活的表面現象，在牠們的作品裡，看不到生活的本質和規律性，這是牠們的世界觀和立場決定了牠們無從正確地去觀察生活和判斷生活，有時還會把是非黑白顛倒過來。牠們之中，或低吟淺唱，油腔滑調，把無聊肉麻的東西當作有趣的事物來宣揚，例如：看到女人穿熱褲，他就來寫道：「那雙腿真是美得要命，害我都忍不住要吹兩下口哨」；有的還說什麼「男人的癢處」，「是以女色為第一，但「權」與「錢」，也未始不是其中之一」，等等。或嫌貧厭老，雖然「行年而立——出一點點」，但卻裝出一副「老態」，倚門自嘆，說什麼「臨老的那一段日子，有着說不出一番矛盾滋味吧了。這好比那個在洞房花燭夜裡，面對着猴急的丈夫的處女新娘子一樣——欲拒還迎哪」，終於得出這樣的結論：「聽說：單思病可以用女人的手巾來醫治。進而相信：心境的老可以用「錢」來治療」。

這不是分明在宣揚色情、銅臭和一些發臭發酸的情趣，企圖把讀者帶到更無聊的境地裡去嗎？這那裡是什麼現實主義或是大眾文藝之類呢？然而，鴉雀派的批評家卻以醜為美，閉上眼睛來叫好，說這種「歌聲」勝於銅臭，美妙無比。其實，鴉雀不是百靈鳥，無論其如何裝腔作勢，終究是吱吱喳喳和哇哇的噪聲，唱不出什麼美妙的「歌聲」來的。我看這些文藝界的鴉雀們不過是克雷洛夫筆下的那只烏鴉，由於「在尾巴上插了些美麗的孔雀毛」，就自以為是孔雀，忘

其所以，不知其醜地便昂首闊步起來。

既然鴉雀派文人們對色情銅臭念念不忘，伴隨而來的是對名銜的獵取。他們之中，或作篇昏話，或塗些瑣言碎語，就叫嚷要選舉什麼「作者」之類，企圖將他們自己塞進作家之林裡去；或卑躬屈膝，自輕自賤，以「奴才」自居，目的不過是於「投林」，希望那些已成名的「老鴉」帶着他一齊「載飛載鳴」，博得一個「名揚天下」的「作家」頭銜。不過，頭銜誤人，古今皆然，弄得不好，便會像狐狸去抓火盆裡的栗子，難免要燙痛腳爪的。

總之，文藝界的鴉雀們的「載飛載鳴」，是企圖取消文藝是用形象幫助人們認識生活和改造生活這一

功能，妄圖將它淪為發抒陰陽怪調之具，進而模糊人們對現實應有的認識，把讀者帶引到更無聊賴的境地裡去，這就是魯迅先生早已指出的：「靠着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

「這樣的批評不是太過火了嗎？」我相信會有人這樣的指責的。而事實上，「過火」論者常常是要在這個時候出現的，他們對於鬼蜮的東西是抱着「折中，公允，調和，平正」的態度的。然而，文藝界的鴉雀們的作虐，除了鴉雀們本身或精神實質和鴉雀們一致的人們以為「無害」之外，這是彼此都能看到的事實！

## 千年鐵樹要開花

洪流

生活的地方已失去陽光。風燭殘年的老人、年幼的孩童，為了生活，終日賣命苦幹。多少廉價的勞動力湧進了工廠，苦受壓榨、飽受摧殘。勞動階級的血汗，養肥了資本家、養肥大老板……

難道是我們廣大的勞動階級看不清這個醜惡的現實？難道是我們的工人兄弟姐妹情願受着剝削和壓榨？不，絕不！那是殘酷的現實生活壓得人透不過氣，是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使人們飽嘗水深火熱的痛苦。

可不是嗎？在我進工廠的第一天，廠方就開除了兩個工人：一個是老印度清潔雜工、另一個是包裝部的童工，理由是「年老不濟事」及「不願做補水」。

「年老不濟事」，這是多麼悲痛的一回事！為什麼這大把年紀的老人還得賣命苦幹？為什麼他們不能在家「享清福」？為什麼這社會對老年人沒適當的照顧？那持續又持續的「補水」，叫人們的青春氣息在機器旁消逝；為什麼十二、三歲的孩童要被推于幸福門外、要為生活奔波勞碌？

這年頭，不幸者千千万萬。不幸的人，我們這間工廠多得說不完。

年老的雜工丹米，已六十多歲了，他形容枯槁，臉上總是帶着一份憂悵。每天早上八點未到，鐘聲就響。幾十個車位的碎布、雜物、全部要他清理。一筐筐的碎布沉甸甸的，就是中年人也要皺起眉頭。馱着它，一直到廠門外倒掉。一天八小時的工作，來來回回算算也要走上幾十哩的路。有時稍微歇一下，車間的碎布又堆起，阻住通路，偏偏那大老板的幫兇，奸詐毒辣的廠長，總要眯着鼠眼，頂着個大肚臍，故意到車間巡視，然後又是一陣咆哮：「峇米（註一），冒馬地（註二）啊！」丹米可沒有頂回他，因為他最清楚，「年老不濟事」這個理由隨時會「送」給他。

還有看門的哈仄星，瑟縮在門口的樹蔭下。一陣車笛響，他就得躡着去開鐵門。儘管他每拉動一下鐵

門都得喘一回氣，但他絕不能夠接受任何人幫他的忙。因為廠長看見了，一定會叫他回家去「長期休息」。

更有那洗廁所的阿末、「烏必」打雜的峇拉，他們都是全一條藤上的苦瓜。以前他們是港務局的搬運工人、是衛生部的清潔工人，到了六十歲，一紙命令退休養老，就落了個「自生自滅」的厄運。但是，他們還得生活、還得吃飯、還得付房租、更得養育兒女……總之，他們要活下去、他們需要工作！如今，他們被淘汰、他們在失業浪潮裡翻滾着。而老板們最懂得他們這時的心情，更清楚他們還有剩餘的利用價值；於是，用最廉宜的代價，收買了他們最後的一點勞動力。

丹米他們——所有勞動階級的兄弟姐妹們，他們最能深切體會到：「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裡，被遺弄的人數也數不完，就像路旁的野草一般，被資本家、大老板踐踏壞了。飢餓、迫害、失業永遠伴隨着勞動階級；青少年被奴役着、被毒素蠶食着」。但，生活烘爐的提煉，他們的靈魂深處覺察到一股鐵流在成長、擴展。一切迫害，促成工人兄弟姐妹們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而靠攏起來；他們雪亮的眼睛看清了：當廠長逼丹米抬那五、六十磅重的布綑時，大伙按捺不住澎湃的熱血，把廠長斥責得再也不敢伸頭出「烏必」外張望；日薪工人公共假期的薪水被「吃掉」，是靠大家的團結一致才爭取得到；無理的「補水」、津貼野蠻地被扣除，全靠他們一致的行動起來，去給予獲得解決，才取得勝利。所有這一切，叫人激動，叫人興奮……

人們都把這一切寄望在這一股洪流、這一股新生的力量上。一個勝利的信念已在一個共同的目標、團結的基礎上萌芽茁長；更要那今日被壓制的花草在明日的幸福時光怒放、要今日惆悵憂悵的臉在明日勞苦大眾當家作主的美好時刻綻開歡笑！

註（一）：馬來語「豬」的意思，含有侮辱性的罵人口語。

註（二）：馬來語「想死」的意思。

# 全屋共住



集體創作  
山民執筆

人物：

一七嫂：卅二歲，有自卑感的女人，洗衣婦，帶病洗衣。（七）

二蝦女：七嫂女兒，懂事的孩子。（蝦）

三德哥：冰水小販，卅六歲，樸實，做事不斤斤計較，爲人正直（德）

四德嫂：卅歲，洗衣婦，脾氣不好，持有不和別人交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生哲學（嫂）

五明仔：十一歲，五年級學生，德哥的兒子（明）

六忠叔：碼頭工人，四十三歲，體格壯健，正派的工人代表。（忠）

七貴利陳：一個專放高利貸，販毒的份子，蛇頭鼠眼，爲人陰險，綽號貴利陳。（陳）

時間：早晨六點多，雨季時候。

地點：某地鴿子籠的二樓的公用走廊，在這兒擺有兩張小小桌子和七嫂的床位。

（廚房吵架聲）

嫂：七嫂，爲什麼你七早八早就霸住沖涼房？你明知人家趕着上工上學的嘛！

七：德嫂，有事可以慢慢講，用不着大聲小聲。

嫂：慢慢講，慢慢講，我已經講了幾百次了，過了快半點鐘了，你以爲房子是你祖宗買下的，你要用多久就用多久。

七：話不是這麼講，沖涼房是公家的，你要用，你可以更早起身，要不然就得等一下了。

嫂：等，等，等，難道我還等得不夠久，有本事你建個沖涼房在房間裡，整天可以自己用。

七：德嫂，如果不是最近常下雨，難得有太陽，我也不會急着洗衣，既然一下子也不肯等，你就先用吧！

（七嫂上場）

七：（進來，拿了些洗好的衣）阿女，起身了，不要再睡了。

蝦：（蝦女起身）媽媽早安。

七：嗯。

蝦：媽媽，我肚子餓。

七：（一陣難過）我知道，孩子，等媽今天拿到洗衣的錢，買麵包給你吃。

蝦：媽拿到錢，中午我要吃飯……不過，現在我很

想吃一片麵包。

七：你先喝了這杯白開水，等十一點媽就去買米煮飯。（說着到上房去晾衣）（下場）

（蝦女喝了白開水，但填不飽肚子她張目四望，看見了擺在德哥桌面上的麵包，真是垂涎欲滴，一步一步走過去，但她猶疑了一下子，還是忍住走開，這情景給剛從房門口出來的德哥看見，他拿起其中一片，遞給蝦女，蝦女不接。）

德：蝦女，來，給你。

蝦：媽媽會罵的。

德：不會的，你餓着，快拿去吃，媽媽不會罵的。

（蝦女拿了麵包，但怕媽看見，下樓吃去了。）

（德哥到廚房去，德嫂和明仔從廚房來。）

嫂：手脚快點，要不然又遲到了（進房）

明：（看見只有一片）媽媽，爸爸吃了嗎？

嫂：還沒有，桌上兩片麵包，你們一人一片。

明：沒有啊，只有一片。

嫂：吃到這麼大，書也讀了幾年了，連一片兩片也不會分（出房門）這不是……噢，怎麼只有一片，明仔，你吃了嗎？

明：還沒有，只有一片，我怎麼敢吃，吃了爸爸要餓肚子了。

嫂：奇怪，剛才我明明放兩片在桌上，怎麼會只剩下一片，難道給人偷了？一定是給她偷吃了。（正要下樓找蝦女，轉念，停住，喊）七嫂，你看到我們明仔的麵包嗎？

七：什麼麵包？（上場）

嫂：不要裝傻，蝦女呢？

七：不知道。

嫂：不知道，你怎麼會不知道，她偷了我明仔的麵包，你也不知道嗎？

七：（聽清楚，嚇了一大跳）什麼蝦女偷麵包，不會的，你一定搞錯了。

嫂：我搞錯，我一點也沒搞錯，這裡剛才半隻鬼影都沒有，除了她，還會有誰？

七：德嫂，東西可以亂吃，話不可亂講，我們蝦女這麼小，怎麼會偷呢？

嫂：不是她偷還會有誰，我不是吝嗇一片麵包，而是

這樣的做法可不行。

七：你有什麼證據。德嫂，我們雖窮，但我們再窮也不會偷，我可以相信我女兒，她是不會做出這種事情的。

明：媽，不要吵了，一片麵包……

（德嫂推開了他，他跑向廚房）

嫂：一片麵包雖然不值得什麼，但是也是血汗換來，你要證據，你要證據……

蝦：（吃完上來，咀角還有咖央）

嫂：證據找到了，看，她咀邊有什麼？

七：蝦女，過來。

蝦：媽

七：（厲聲）過來，我叫你過來聽見了沒有，你有吃桌上的麵包嗎？

（蝦女點頭）

嫂：這趟可沒有冤枉你女兒了吧？

七：（打了蝦女一巴掌，蝦女哭）

蝦：媽，我下次不敢了。

七：（不忍，攙住蝦女）孩子，媽不是經常教你，不要偷人家的東西，不要偷……

蝦：媽，我沒有偷，是德叔給我的。

嫂：什麼，是阿德給你的。

（德哥和明仔上）

德：不錯，是我給他的。（對嫂）你怎麼不問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就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冤枉人，你的脾氣也應該改一改，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對七）七嫂，請你原諒她，她就是這樣，不過，她是沒有惡意的，請你看在鄰屋份上，不要見怪！

七：這也不算什麼？我們還有什麼冤枉沒有受過，蝦女的爸受的冤枉更大了，他……怪只怪我們窮，連麵包也沒本事買，蝦女，都是媽不好，媽沒有本事，養你，蝦女……

德：七嫂，你不要難過，住在這地方誰不窮，誰不是有一餐沒一餐的，請不要難過。

蝦：媽，媽不要哭，媽。

七：蝦女，媽不哭，以後不要隨便吃別人的東西，知道嗎？

蝦：知道了，媽！（下場）（回廚房）

德：（對嫂）是嗎，是嗎！和你講了多少遍了，不要因一些小事故就吵到天塌下來一樣，你偏不聽，現在好了，鬧事情了。大家都是鄰居，這多不好意思，這叫人家多難受啊。

嫂：誰叫你不先和我講，又不是我喜歡冤枉別人，你就只懂得說我，看看自己都快過不了關了，還充什麼慈善家？

德：我也不是充什麼慈善家，我們是窮，但還不至於像蝦女他們那樣苦，給她一片麵包算什麼，人是要互相幫助的嘛。

嫂：不算什麼不算什麼，都是你對，你心胸大，你担

子被打爛，也不見別人來幫我們，來關心我們。昨天貴利陳來過了，他說欠他的債，今天一定要還清，看你拿什麼來還。

德：拿什麼來還？最多就要了我的命，沒錢有什麼辦法，我又不是偷懶。賣賣冰水也沒有罪。但是現在連攤子也給打爛了，還有什麼辦法。

明：爸爸，媽媽，不要吵了，我要上學了。

嫂：上學就去，呱呱叫幹什麼？

明：給我三毛錢。

嫂：平時才拿兩毛，現在要三毛！

明：媽，巴士車起價了嘛？

德：給他吧，現在上車就收一毛，兩毛錢搭車就完了。

明：是啊，搭車兩毛，吃點心一毛。

嫂：早餐在家裡吃了麵包，午餐又回來吃飯還吃什麼點心，兩毛錢拿去，要吃就不要搭車，走路去好了。

明：這麼遠怎麼可以不搭車。媽！給我三毛錢。

嫂：你真不知慘字怎樣寫，你不看看你爸爸賣冰水能賺多少，昨天攤子又給打爛了，你還不知道慘，如果我不出去代人洗衣服，你連飯都沒得吃了。

明：不給就不給。（賭氣轉身，一不小心踢倒一張橙子）

嫂：少給你一毛錢就要發脾氣踢東西，你到馬路上去死給我看。（明仔被罵，垂頭喪氣走了）

嫂：（氣還未平）你不要回來，去給車輾死好了，你看看你回來我打不打你。

德：你看，你看，又生氣，孩子要多一毛錢也不過想買點東西填填肚子，現在什麼東西都起價了，一毛錢點心也沒什麼好吃。

嫂：就是你大方我什麼都小氣，如果我有錢，不要說是三毛，三塊錢我都給。

德：我知道生活困難，你當家更難，尤其是現在攤子又給打爛了，但也不要為了一毛錢和孩子發脾氣。

嫂：我那有什麼心情發脾氣，我愁都來不及了。那些鬼也真狠心，就這樣連車帶水的給打爛了，以後可怎麼過活啊！

德：愁有什麼用，想想吧！總會有辦法的。

嫂：有什麼辦法呢？再買個攤子又得要一兩百塊。

德：向親戚朋友借點吧！

嫂：我們那些親戚比我們更窮，而且上次已向他們借了錢醫你的病，現在還沒有還呢？怎麼好意思再開口，我看不如再去找一下貴利陳商量商量。

德：你不是說貴利陳昨天追到家裡來。舊債還不能清，他那裡肯再借。況且貴利陳這個大耳窿鬼的錢也不要隨便借，像上次被打傷，借了他五百塊錢醫病，現在還有二百塊，這筆閻王債還不知怎麼辦呢，你還要我再去找他。

嫂：不找他，你的攤子開不開呢？反正這個月要還的

五十塊又還不出，不如再和他商量。

德：不要不要！真是見過鬼就怕黑，這種人少惹的好。  
嫂：那怎麼辦呢？現在家裡連個錢也沒有，眼看米缸就空了。

（突然忠叔帶明仔上，明仔被車撞傷了。）

忠：阿德，阿德，快來啊！明仔被車撞傷了。

嫂：啊，明仔，明仔，你怎麼啦？

明：媽

德：怎麼樣啦？

忠：只是被撞傷了手脚，有紅藥水沒有？

（這時七嫂也聞聲出來）

嫂：沒有哦。

德：那快去買。

嫂：哦。

七：（湊上前）不用去買了，我有海狗油（去拿）

（塗藥，沒有棉花，用乾淨的布碎）

嫂：謝謝你了，七嫂。

七：謝什麼，要嘛得謝忠叔，這海狗油是他送給我用剩的。

嫂：忠叔，謝謝你了，明仔，還不謝謝忠叔帶你回來。

明：謝謝忠叔。

忠：自己人謝什麼！我放工回來走在路上，看他手脚都傷了，楞楞的站在路邊，問清楚才知道被車撞倒，但是那車已經不見了。

嫂：明仔，你怎麼走路這麼不小心給車撞倒了。

明：我今天想省下兩毛錢吃點心，就走路上學，那知道走到半路，一輛汽車從路邊閃出來，就把我撞倒，等我爬出來，他已經跑了，後來忠叔就來了。

德：（望了德嫂一眼，德嫂有點難過）你去休息一下，今天不要上學了。

明：哦（一旁坐下）。

（七嫂見到無事，也要送衣去了）

忠：七嫂，這瓶藥酒你拿去用，聽弟兄們說這藥酒是治風濕病挺好的。

七：謝謝你了忠叔，蝦女，和媽去送衣服。

嫂：哦。

忠：阿德，聽說你的攤子被打爛了！

德：是啊，那些鬼真不講理，如果跑得慢，又會和上次那樣被打呢？

忠：這些傢伙就整天欺負咱們窮人，有什麼打算沒有？

德：還能怎麼辦，我們總要活下去，現在還在愁着籌一筆本錢。

忠：大概需要多少？

德：總得要二百塊錢。

忠：（摸了摸衣袋）你等等。（進房去）

嫂：你看明仔好像被嚇倒。

德：嗯。

忠：（出來）這五十塊錢你先拿着，我再出去找弟兄們，大家湊湊。借二百塊錢是不成問題的。

嫂：這不好，忠叔，你自己等着用呢。

忠：我不急用，我單身一人用不着花什麼錢，你們急着用，攤子一天不開，就少了一天收入，像這樣怎麼行，這錢你先拿着，我出去想辦法。

嫂：還是不好，還要你去麻煩別人就更不好意思了，大家非親非故……

忠：阿嫂，這就不對了，咱們窮人就是一家人哪，這錢你先拿着。（塞在嫂手中，進房）

嫂：阿德，大家非親非故，我們又不認識人家，這怎麼好！

德：阿忠的人就是那麼熱心的，就收下吧。

忠：（出來）（看到明仔好像在打瞌睡）明仔，明仔，阿德，你看明仔好像是嚇倒，不如帶他去看醫生。我去找個弟兄，咱們一齊走吧。

嫂：明仔，明仔（推他）

明：媽，我頭暈。

嫂：阿德。

德：我帶他去看醫生吧。

嫂：我也去。

德：我去，家裡沒有人，你看家吧。

（忠叔和阿德帶明仔下）

嫂：唉！攤子被打爛了，明仔又被撞傷，又要花多少錢（看見桌上的海狗油，想起了忠叔的話，自言自語地，咱們窮人就是一家人（摸摸忠叔給的錢）錢，啊呀，阿德忘記帶錢。（要下樓去貴利陳上）。

陳：錢！德嫂，阿德在嗎？

嫂：亞德出去了。

陳：這一期的錢可以還了吧！

嫂：（急着拿錢給德，但又不願離開留下陳一人）

陳先生，你知道最近常常下雨，冰水生意又不好，昨天我們的攤子又被打爛了，這一期恐怕要請你寬限一下。

陳：哦，你昨天叫我今天再來，就是要和我說這幾句話，這可不行啊！

嫂：陳先生，我們不是不還，實在是沒有辦法。

陳：我也沒有辦法啊，德嫂，這次上頭催得緊，你知道我不過是中間人，替你們担這個責任，也沒拿一分錢的。

嫂：我們不是給了利息嗎？

陳：那不是我拿的，那是給上頭的。現在你們又還不出，這可就難了。你知道，我們上頭的人可不是好惹的，一不高興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那時候我可幫不了忙了。

嫂：陳先生，你幫幫忙，叫你上頭別做什麼？我們前幾期都如期交還，難道連這點也信不過？

陳：我當然信得過你們，可是我上頭不行啊！（轉了個念頭）不過，現在上頭正急着找人做件事，如果阿德肯幫忙，我倒可以向上面說個情，拖他一兩個月，我貴利陳是最講義氣的。

嫂：肯的，肯的，只要他能做，他一定肯。你要阿德做什麼？

陳：也不是什麼大事，只是要他帶點東西……我看等阿德來了再和他說，到時你只要幫我勸勸他，那就什麼問題也沒有，這債是小事，啊，對了，你剛才說阿德那裡去了？

嫂：我孩子給車撞傷了，阿德帶他去看醫生。

陳：給車撞傷了，什麼車？

嫂：不知道，那人跑了。

陳：跑了，這種人真不是東西，一點也不負責任，像我貴利陳就不全了，我是最講義氣的。我答應得了，一定做到，但是如果別人反悔，哼，那我就會給他好看的了。

德：（阿德匆匆趕上）明仔的媽，明仔的媽！

嫂：阿德，你是來拿錢吧？

德：是啊！看完醫生我才知道忘記拿錢，阿忠又走了，我只好把明仔留在藥房，趕回來拿了錢再去帶他回來，快點把錢給我。

嫂：阿德，貴利陳來了。

陳：阿德，你發財了，怎麼連生意也不做了？

德：我的攤子被打爛了。

陳：攤子被打爛了？不會吧，德嫂剛才說我也不相信，這怎麼會呢？嗯！

德：（看看德嫂一眼，不說話）

嫂：陳先生，是真的！

陳：不管怎麼樣，那你欠我的債，昨天已到期了，應該還了吧？

德：你寬限一兩天總行了吧！

陳：當然，以我們老主顧的交情，這兩百塊錢，我是信得過你的，不過……現在我有件小事想和你商量……

德：什麼事情改天講吧！我現在急着帶我兒子回來。

陳：（看了德嫂一下）德嫂，不是我不幫忙你。

嫂：阿德，貴利叔是答應了我們寬限一兩個月。

德：哦，寬限一兩個月……有什麼條件，你直說了吧！

陳：哦……阿德，這也不叫什麼條件，不過我現在有件小事想要你幫忙。

德：我能幫什麼忙呢？

（貴利陳向四周望了望壓低聲量）

陳：這也不是什麼大事，不過如果你能答應，真有好處，這不但幫了我，其實也幫了你，你所欠的債我可以向上頭說情，而且如果需要，再借一兩百塊錢給你做本錢也不成問題。

德：到底是什麼事情？

陳：你答應了。

德：我得先知道是什麼事情，如果我沒能力做，答應了也沒用。

陳：有能力，完全不成問題，你答應了吧。

德：不，不！還是先知道什麼事情！

（貴利陳沒辦法，看看四周，從衣袋中拿出一包東西）。

陳：我要你替我帶這種東西。

德：什麼東西？

陳：你答應了。

德：先看看，我是賣冰水的，如果也帶這些不適合的東西就很奇怪，所以還是先讓我看看，再做決定。

陳：真的要看了再答應。

德：是的。

陳：看了一定要答應的。（他要打開，但同心一想又不打開了）我告訴你吧。（壓低聲音）這是毒品。

德：什麼，你要我販……。

陳：噓，小聲點，阿德，這對你的好處多的是，咱們老朋友，看你困難，才關照你。

德：謝謝你的關照，我不能幹這個。

嫂：是啊，這些害人的東西，我們可不能做，何況這也是很危險的。

陳：危險，不，絕對安全，我們的消息是最靈通的，而且萬一有事，我們上頭負責請律師，負責一切家庭費用，你可以放心吧。只要你答應，冰水也可以不用賣了，包你發財，這破地方也不用住了。

德：對不起，我不做也不會做。這種害人的錢我不想更不能賺。

陳：阿德，你為什麼這麼死心眼，你不想這對你百利而無一害，你喜歡的話，你可以照樣賣你的冰水，順便帶幾包這種東西，我担保沒有事情，而你每月的津貼會比你賣冰水所賺的還多，這好處去那裡找？我是看你人老實，才關照你，別人要都拉不到。

德：不，不！我們不能做，我們窮要窮的清白，窮要窮的堂堂正正，這種有害天理的錢我們不要賺，

，請你找別人去吧！

陳：阿德，不要傻，錢怎麼可以不賺，賺錢的機會怎麼可以放棄，你就試一次吧！

德：一次也不試。

陳：德嫂，你勸勸阿德吧，可不要忘記剛才的話。

嫂：（德嫂矛盾着，心裡很厲害的衝突着。德哥和陳注意着他的變化）陳先生，你去找別人吧，我們實在做不來。

陳：德嫂，你也這麼說，就算我答應，我上頭也不會答應的，你還是再勸勸阿德吧！

德：不用再講了，我是決不會做的。

嫂：阿德，他們的勢力……。

德：貴利陳，你不用來嚇唬我女人。

陳：你真的不做？

德：不做！

陳：你不要後悔啊。

德：沒什麼好後悔的，你走吧。

陳：走！沒那麼簡單，這一期的債你還了我馬上走。

嫂：貴利陳，你剛才不是答應了寬限一兩個月嗎？

陳：我貴利陳是最講義氣的，答應的事我一定做到，不過遇到不講義氣的人，我就更不講義氣了，你們再想想吧。

德：不用想了，你走吧。

陳：這是你敬酒不吃吃罰酒，你不要怪我啊，五十塊錢拿來吧。

德：你明天來拿。

陳：不行，今天非給不可，不然我給你好看的（向前捉住德的衣服）。

嫂：陳先生，你可不能……（七嫂回來，看到阿德被人捉住，忙問）。

七：德叔，什麼事。（貴利陳聽到有人來放了手，回頭）貴利陳，是你？你不認得我嗎？

陳：（嚇了一跳，見是七嫂，強作鎮定）哦，哦！是七嫂，你好，你住在這裡？

七：你想不到吧？快，還我丈夫來！

陳：什麼丈夫，哦！你是說七哥，他不是挺好的嗎？有得吃，又有得住，最少不用像你來住這破地方。

七：你這大耳窿鬼，害人精，你害了我們一家還講風涼話，你還我丈夫，還我丈夫。（衝上去）。

陳：七嫂，打搶那可也是你丈夫自願的，關我什麼事。

七：自願，自願。如果不是你們迫他，他怎麼會去打搶，他是好人，都是你們這些不得好死的東西。騙了他去賭，賭輸了借錢給他，等他欠了滿身債

，就迫他去打搶，可憐他只替你們打風，就判了四年，你們自己動手的人都個個無罪釋放，是你們害了他，害了我們一家。快還我丈夫。（沖上前給他一記耳光）（貴利陳想起手，被德捉住）

陳：阿德，你欠債不還，還敢打我，哼，你想怎樣？

七：（拿起掃把，打了過來）滾，滾。

（貴利陳狼狽地逃走）（撞倒了忠叔，忠叔一手牽着明仔）

陳：（沒看到是誰，手一揮）走開。

忠：（一手捉住）幹什麼，貴利陳，你在碼頭賣還不夠，你來這兒幹什麼？

明：忠叔，是他，是他！

忠：是他？

明：開車撞倒我的人。

忠：是你啊。

陳：沒，沒，我沒有。

明：就是他，我認得。

陳：（要打明仔）這小鬼。

忠：你還要欺負孩子（用力一扭）

陳：哟，哟！啊……。

嫂：原來就是你開車撞倒明仔的，你這喪盡天良的，你還來迫我們，要我阿德去販……。

陳：不準講。

嫂：我要講，他剛才來迫我阿德販毒。

陳：你們洩漏祕密，我上頭會給你好看的，你等着瞧。

忠：你自己專門害人，為什麼還來迫別人也去害人，你說（一推，陳差點跌倒）

陳：阿德他欠我的錢。

忠：欠你的錢你也不能迫人家去做這種害人的事。

陳：他還不出啊，我爲了幫忙他給他找點外快，我還是一片好心啊！

忠：這叫做好心！我警告你，你放老實點吧！

陳：你錢還我，我馬上走。

忠：到底欠你多少錢？

陳：不多，不多，兩百。

忠：兩百。

德：今天只需要還你五十塊。

陳：那五十塊拿來吧

忠：拿去，貴利陳，不要以爲你有錢有勢就可以來這兒欺負人，告訴你，你們這一套行不通了，你滾吧！

七

德：滾吧！

嫂

（貴利陳被這種聲勢所嚇，狼狽逃走了）。

（完）

# 聯和建築公司

吉隆坡八達嶺東南亞花園第廿一區廿五路門牌六號

電話：七七一〇五

**LIN HOE CONSTRUCTION CO.,**

**NO. 6, RD. 21/25 SEA PARK, PETALING JAYA.**

**TELEPHONE: 771105**

（承接大小建築剷土工程及出租機等歡迎惠顧）

*General Construction, Excavation Works. etc.*

黃炳輝 (股東經理)

**Ooi Peng Hooi**

(Managing Partner)

## 環球教具<sup>私人</sup>有限公司 Universa Teaching Aids Sdn. Bhd.

*Registered Office:*

57, Jalan Jenang, Batu Pahat, Johor.

Telephone No. 294 & 1028

**Dealers in:**

- (1) Scientific Instruments
- (2) Laboratory Chemicals.
- (3) Industrial Arts Equipments and Materials
- (4) Text Books, Exercise Books
- (5) Stationery and Teaching Aids of all Kinds
- (6) Indoor and Outdoor Games requistes
- (7) Office Equipments and Lawn mowers.

## 生活電版廣告公司

營業部：吉隆坡茨廠街八十二號

電話：八二〇一六號

工廠：陳秀連律十五號

電話：七一一八八二號

## Syarikat Life Process Engraving

Office: 82, Jalan Petaling, Kuala Lumpur.

Phone: 82016

Works: No. 15, Jalan Chan Sow Lin, K. L.

Phone: 711882

精鋼電色杜樣電幻金招各凹工一圖設商廣  
製鋅版版團章影燈屬牌種凸程切案計案告

Tone, Line, Colour Blocks Embossing Dies  
For All Purposes Badges Lantern Slides  
Metal Name And Door Plates Designs  
For All Purposes

## 信益百貨布莊

霹靂美羅大街四十八號

## SOON YIK CLOTH MERCHANTS

No. 48, Main Road, Bidor, Perak.

本環球男女名化大缸批價諸極  
號球疋女貴裝小瓦發格君備  
統百呢膠恤衫品五金器沽平願迎  
辦貨絨拖

Dealers in General Merchants,  
Cloth, Silk &  
Cotton Piece Goods.

## 文中書局

峇株吧轄蘇牙街門牌二號

電話：二一九號

## Kedai Buku Boon Tiong Boon Tiong Book Store

2, Jalan Soga, Batu Pahat.

Telephone 219

▲學書教運紙銀兒各項代飲  
經校籍育動料杯童種印製迎  
營課什用用賬獎玩漁文牌賜  
▼本誌品具簿品具具件印教

Menjual Buku, Kertas, Perkakas,  
Tulis Menulis dan Lain.

新 民 書 局

SIN MIN BOOK CO.,

23, Jalan Tunku Ibrahim, Alor Star, Kedah, Malaysia,

Telephone 329.

吉 打 書 報 文 具 社

亞 羅 士 打 皇 家 路 六 十 七 號

PUSTAKA KEDAH

67, Jalan Raja, Alor Star, Kedah.

馬大華文學會

出版文藝創作特輯誌慶

文 化 先 鋒

會友校校華威栢  
會 員 委 作 工 合 聯

威栢高城栢威栢栢栢栢栢大栢  
省城華淵中正城省城城城城脚山城  
勵新女培中正城南鍾鍾中韓麗恆日明  
華江校德學夜大靈靈華江澤毅新德  
校同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  
友學學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

全  
賀敬

# 品 珍 酒 樓

美羅大街門牌十四號

自設電話：二六二號

Certificate No. 61489.

商業註冊：一六四八九

東主：鄭高

## CHOP PUN CHUN RESTAURANT

NO. 40, MAIN ROAD, BIDOR.

PHONE NO. 262

|      |      |      |     |      |      |      |      |      |      |      |      |      |      |
|------|------|------|-----|------|------|------|------|------|------|------|------|------|------|
| 清燉補品 | 五香燒腸 | 明爐燒鴨 | 薩騎馬 | 麵雞仔餅 | 雲吞鴨腿 | 爽滑鮮蝦 | 俱全馳名 | 炒粉麵食 | 美點飽餃 | 中西名茶 | 包辦筵席 | 龍鳳禮餅 | 本號承接 |
|------|------|------|-----|------|------|------|------|------|------|------|------|------|------|

美羅

# 廣 興 醬 園

電話：二八五號

電話：三七八四

怡保分行三十五號蘭杜南塞

## KWONG HENG SAUCE FACTORY

BIDOR, PERAK.

TEL: NO. 285

Ipoh Branch: Kwong Heng Sauce Factory. No. 35, Jalan

Toh Puan Chah. Tel: No. 73684.

◀ 榮譽出品 仙女商標 ▶

( 本特名精各豉醬質美諸光無歡 )  
 ( 號聘師製式油料純味君顧任迎 )

# 鳴謝

一九七二年度文藝創作比賽的完成，有賴於大家的幫助，因此我們要謝謝：

(一) 一九七二年度文藝創作比賽顧問團：

星洲日報主編陳見辛先生  
南洋商報主編朱自存先生  
馬大文學院中文系講師鄭良樹博士

(二) 一九七二年度文藝創作比賽評判團：

方修 章翰 洪浪  
徐進 陳心受 李向

(三) 李氏基金樂捐伍百元

(四) 各華文報章義務協助刊載新聞稿，諸商翁惠登廣告和所有參加此次文藝創作比賽的文藝寫作者。

馬大華文學會  
出版文藝創作特輯誌慶

發揚健康文藝

馬六甲

華校教師公會  
培風校友會  
晨鐘勵志社  
合唱團  
華樂隊  
舞蹈組  
同賀

馬大華文學會  
出版文藝創作特輯誌慶

文藝為勞苦大眾服務

一群青年朋友同賀

公平的社會？



出版者：馬大華文學會

承印者：堅申印務(馬)有限公司

58, Jalan Tertama, United Garden,  
5th Mile, Off Klang Road, K.L.

定 價：馬幣六角